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一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王永鎮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一

服飾部二 纓 簪 貂蟬 法服 袍 朱衣 中衣 單衣 帶

纓一

增釋名曰纓頸也自上而下繫于頸也 說文曰纓冠系也 禮記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又曰子事父母冠緌纓婦事舅姑衿纓綦屨注下纓香囊也 孟子曰有

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又曰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户可也　晉陸機詩曰冠冕無醜士長纓皆俊民　晉成公綏七唱曰瓊弁耀首玉纓照目　宋謝靈運七濟曰翠緌婍纓朱裳妍形　劉梁七舉曰華組之纓從風紛紜　山海經曰拘纓之國一手把纓

纓二

增管子曰桓公親郊管仲詘纓揕衽　莊子曰原子居衛正冠而纓絶振衿而肘見言其貧也　漢書曰江充見犬臺宮冠蟬纚步摇冠飛翮之纓張晏曰冠蟬纚小步則摇纓隨冠而動若鳥翮然也

纓三

原美人絶　終軍請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絶其冠纓而告王取火來視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絶纓者不歡羣臣百餘皆絶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歡而罷　史記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上書請受長

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乃使使越越王舉國內屬

增著大頭 拔長髮 後魏書曰李彪嘗使齊著大頭纓纓裾至腰張翾笑之曰北國士大夫帽裾亦有等級否彪曰上士至腰中士至膝下士徒蓋髮而已 晉書曰石季龍子儀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女官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髮者拔為冠纓餘以給宮人季龍聞之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為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還鄴收松下廷尉

纓四

原飛羽 漢舊儀曰乘輿冠高山冠飛羽之纓 蟬翼 徐幹齊都賦曰纖纚細纓輕配蟬翼自尊及甲須此元服 玄纓 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諸侯素冠素纓自大夫以下皆皁冠皁纓

增

香纓香譜曰香纓以五絲為之婦參舅姑所持者　原塵纓北山移文曰今見解蘭縛塵纓

獵纓史記曰賈誼獵纓整衿攬也　又崔駰達指曰有事則褰裳而濡足挂冠不顧無事則獵纓整衿

玉纓左傳曰瓊弁玉纓　又見纓一　珠纓三禮圖曰珠纓翠緌　又黃庭堅詩曰青林多露綴珠纓

斷纓韓子曰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作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對曰君服之百姓亦多服故貴鄒君因自斷其纓國中皆不服長纓

濯纓詳纓一漁父歌同

增擊纓左傳曰擊厲游纓昭其數也注纓馬膺前索帶

繁纓左傳曰衛仲叔于奚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　禮記禮有以少為貴者大路繁纓一就

原死結纓衛蒯聵入輒出奔季路入太子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笑絕纓史記曰淳于髡仰天大笑

冠纓索絶

青組纓 儀禮士冠禮曰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

曼胡纓 莊子曰昔趙惠文王喜劔太子患之募左右孰能說王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不受與使者俱往太子曰我王所見唯劔士遂頭突鬢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悅之今大夫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為劔服

增泣淚濕纓 石崇王明君辭曰泣淚濕珠纓

傾耳拂纓 張景陽七命曰王子拂纓而傾耳

原以為首飾 後漢輿服志曰聖人見鳥獸有冠角頹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緌以為首飾凡十二章

斑其相紛 楚辭曰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敞組纓斑其相紛此注云言男女共坐除去威嚴放其冠纓舒敞印綬斑然相亂不可整理

簪一

增釋名曰簪連也所以簪冠于髮也　史記李斯上書曰宛珠之簪傅璣之珥　漢董巴輿服志曰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黄金龍首銜白珠魚須長尺為簪　又曰皇后謁廟假結步摇簪珥步摇以黄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以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云貴人助蠶制大手結墨瑇瑁又加簪珥長公主加步摇公主大手結

皆有簪珥　漢鐃歌曲曰有所思兮乃在大海南何以遺之雙珠玳瑁簪

簪二

增漢書劉向列女傳曰周宣姜后齊女也宣王常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　漢佞幸傳曰景帝沒入鄧通家財一簪不得著身　漢書曰武帝從館陶公主飲上曰願謁主人公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自引董君董君隨主前伏殿下　西京雜記曰武帝過李夫

人就取玉簪搔頭宮中爭效之玉價倍貴　東觀漢記曰梁統與杜林書曰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　魏書曰司馬芝為河南尹時門下循行疑門幹盜簪芝曰物有相似而難分者循行何惜一簪輕傷同類乎　梁書曰羊侃家妓孫荆玉能反腰至地銜得席上玉簪　後魏書曰胡太后幸闕口温水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能即中之

簪三

原鳳凰玳瑁　後漢書輿服志曰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翦氂菌簪珥耳璫垂珠簪以瑇瑁為擿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凰爵以翡翠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鑷左右一横簪之以安菌結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級焉　班固與竇憲牋曰將軍哀憐賜以玉躬所喜玳瑁簪　又詳簪一

增哭亡　分飲　文選陸機演連珠曰少原之婦哭其亡簪注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日刈著薪而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悲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神仙傳曰左慈能分杯飲酒曹公聞試之慈拔簪以畫杯即中斷分為兩向　平陳紀曰籌禪師簪置槃中七日能分杯一邊飲一邊尚滿

破魚　驅鳥　幽明錄曰孫權時南方遣使獻簪過宮亭湖廬山君廟請

福神下教求簪吏曰簪獻天子必乞哀念神云臨入石頭當相還吏遂去達石頭有三尺鯉魚跳入船吏破腹得之 吳均續齊諧記曰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于野林中見一死人烏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許來驅烏乃起去潛乃往視之見有犀導乃拔取衆鳥爭集無復驅者

貫玉螭 郭子横洞冥記曰帝好微行于長安城西夜見一玉螭遊于路董謁曰昔桀媚末嬉于膝上以金簪貫玉螭腹為戲弄今螭腹有金穿痕安知非此耶 下詳簪二

射象牙

簪四

增角簪 唐六典曰凡王公第一品角簪導

牙簪 又曰凡百官弁服牙簪導

投簪 文選詩曰聊以投吾簪 北山移文曰昔聞投簪逸海岸

盍簪 易曰勿疑朋盍簪 盍合也簪疾也速

也

纓簪李白詩曰京國會纓簪

朝簪王安石詩曰君方困旅食吾亦誤朝簪

對華簪錢起詩曰蓋將白髮對華簪

夢好簪詳見下

有遺簪淳于髠曰前有墮耳後有遺簪髠竊樂此可飲一石

不勝簪杜甫詩曰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石磨簪顧況詩曰井裏引銀瓶銀瓶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

雪滿簪蘇軾詩曰憔悴雲孫雪滿簪又曰白髮新來已上簪

墜玉簪白蓮詩曰昨夜三更東姮娥墜玉簪又韓愈詩曰山為碧玉篸與簪同

擲玳簪王禹偁筍詩曰田文死後賓朋散拋擲三千玳瑁簪

班固與弟超書令遺仲叔玳瑁黑犀簪又

原黑犀簪諸葛恢集詔荅恢曰今送一犀導小物耳然是情發于中而寄乎物

通犀簪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于吳求通犀簪羣臣曰貢有常典魏所

求非法宜勿與孫權曰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復與與言禮皆備以付使

趙相誘楚

史記曰趙相平原君使楚誘楚為玳瑁簪或曰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為玳瑁簪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玳簪躡珠履趙使大慙

楚相駮齊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伎道之士有善為偷者往見子發子發禮之無幾何齊伐楚子發將軍當之兵三却齊師逾強于是善偷者夜出取幘明夕取枕明夕又取簪悉歸之齊師大駭令夕不去楚軍恐取我首還師而去之

夏禹墮不掇

鹽鐵論曰禹治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不顧而暇耕乎

周主求不得

韓子曰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于是吏皆聳懼以為君神明也

張華遺

慕容燕書曰高祖慕容廆童兒時往見晉安北將軍張華華雅有人鑒謂高祖曰君後為經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脫所著幘簪以遺之慇懃而別

班固遺仲叔上詳　笄者今之簪

儀禮士冠禮曰皮弁笄鄭注云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

簪者已之尊書夢曰簪為身簪者已之尊也夢著好簪身之喜歡也

貂蟬一

原應劭漢官儀曰侍中金蟬左貂金取堅剛百陶不耗蟬居高食潔口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　增徐廣車服雜注曰蟬取清高飲露而不食貂取紫蔚溫潤而

光彩不彰灼　又曰武官皆惠文冠本趙服也一名武弁凡侍臣加貂蟬愚謂北土涼寒本以貂皮煖附施于冠因遂變而成飾也　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武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侍中則左貂常侍則右貂　原漢書曰谷永對策曰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齋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

增崔豹古今注曰貂蟬冠貴服也貂者取其有文而不

煥外柔而易內剛而勁蟬者取其清虚而識時變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虚自牧識時而動

文選曹植曰戴蟬珥貂　劉楨荅魏文帝啟曰貂𧰼之尾挂侍臣之幘　原庚闡三都賦曰金貂連映鳴珮鏘鏘　潘岳秋興賦曰登春臺之熙熙珥金貂之炯炯

增成公綏七唱曰金璫煌煌貂珥峨峨　原應璩詩曰當宁總庶事縣貂垂法憲脫珥且納言貂璫表武弁

增孫楚會王侍中座上詩曰顯允君子時惟英邵元

貂左移華蟬增曜　左思賦曰藹藹列侍金貂齊光

唐百官志曰散騎常侍分左右隸門下中書省皆黄金璫附貂蟬尾左散騎與侍中為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為右貂謂之八貂　文獻通考曰宋制中書門下省冠加籠巾貂蟬注云籠巾織藤漆之塗金銀飾玳瑁蟬一金蟬六御玉　宋史輿服志曰元豐二年詳定朝會儀注所言貂蟬籠巾七梁冠為第一等蟬舊以玳瑁為蝴蝶狀今請改為黄金附蟬宰相親王使相三師三公服之

貂蟬二

增應劭漢官儀曰貂蟬趙服昔趙武靈王所服也其後秦始皇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髙祖滅秦亦復如之後侍中皇權叅乘問貂璫何法不知其説復問地震云不為灾還宫左遷議郎　又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世祖以來專用宦者右貂金璫　原漢書曰燕剌王旦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閲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敺郎中侍從者著

貂羽黄金附蟬　又曰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
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皆青紫貂蟬充盈幄内　增又
曰王莽篡位更漢制黒貂為黄貂又改漢正朔臘日太
后命其官屬黒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
酒食肉　原後漢書曰朱穆上疏曰建武以後乃悉用
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
三輔決録曰杜陵韋伯考鬻書力養親既登常伯貂
璫煌煌承事尤謹　增晉書曰劉聰破洛城將懐帝還

平陽作赦書以六月十一日破洛羣王束手軍門貂蟬羽褋以充王府　齊書曰王儉以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凖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　又曰何戢為侍中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褚淵以戢資重欲加散騎常侍褚淵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之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遂有三貂若帖以驍游亦不為

小逦以戢為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　梁書曰帝臨軒冠太子于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貂蟬翠緌纓至是詔加金博山　又曰王規為晉安王長史王立為太子仍為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

貂蟬三

增盈坐　置案　晉書曰趙王倫篡位同謀者咸超階越級不可勝紀至于奴卒廁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故時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蕭子顯齊書曰侍中世為親近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宋文

帝元嘉中王曇首殷景仁等並為侍中情任親密景仁與帝接席共話貂拂帝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

換酒　柈肉　晉書曰阮孚字遥集為安東府參軍蓬髮飲酒不以正務攖心後拜散騎常侍性既嗜酒常以金貂換酒為所司劾彈帝宥之齊書曰武陵昭王武帝即位歷中書祠部尚書或言王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以方岳常于御座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柈帝笑曰肉汗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帝不悅

七葉貂　八座貂　左太沖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　下詳貂蟬二

江淹休徵　朱异嘉兆　齊書曰江淹累遷秘書監侍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于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邪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梁書曰朱异除中書郎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

冠上時人咸謂珥蟬之兆後果如其言

貂蟬四

增公孫內服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豈可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其矯焉

敬兒投地　齊書曰張敬兒被收脫貂冠投地曰用此物誤我　戲周盤龍　齊書曰周盤龍為東平太守求解職許之還為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兠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兠鍪中生耳

戲陸雲公　又曰陸雲公嘗奕棋嘗夜侍武帝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蓋帝將用為侍中故以此戲之

女尚書加　後魏書曰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

蟬同外侍中之飾任城王澄上表諫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蟬于象栭珥䝉貂于䰅髮江南偽晉穆何后有女尚書而加貂蟬此乃衰亂之世妖妄之服請依常儀追還前詔帝從之　女侍中著鄴中記曰石虎出征計所得婦人美色萬餘選為女侍中著貂璫直皇后

貂蟬五

原賦陳江總華貂賦曰領軍新安殿下以副貂垂錫仰銘恩澤謹題小賦貴豐貂于挹婁飾惠文而見求標侍臣之密設曜毛采之温柔拜文梲而影度陪武帳而香浮隨玉珩之近遠共金璫之去留仰太山之千仭開谷

中之鄙忝撤君子之寳飾榮小人之蓬鬢蔑置醧之殊私誇賜田之溥潤顧朽拙之微躬早遊藝而不工逢河間之好古自隗始而恩隆諒維鵜之有媿庶懐昔而克終

增唐侯冽貂蟬冠賦曰冠表朝容飾崇工製示勁悍而貂文旣緝彰清高而蟬翼斯綴所以發宰臣之盛改武弁之弊配紫綬而增華入黄樞而轉麗突爾將戴翹然可覩糅輕毛而絲絡鬬微鼓而花攢引雜錯之光足見乎以文為貴分動揺之影誠誠夫居危如安麗則

無挂新而莫彈彩列如星銜女何榮于會弁用當謁帝齊相堪嗤于濯冠所以類鼠咸收如螗必取示威無假于鷫鷞呈巧豈矜于鷊鷇影麗華簪光聨垂組乍臨天陛澤鮮而日照如濡時受王言質薄而風揺自舞鄙舊規于却敵笑遠適于章甫貂之貴誰憂換酒于晉臣蟬之清是用加金于漢主故能堅逾鐵柱妙奪玉纓非不足之時狗尾何續從有緌而用蜩甲如生柔而輔曲潔以從輕灼灼而自為首飾烱烱而能使心清至矣哉蟬

者食潔居髙貂者内温外悍盡飾斯在齊光不散發令姿于綴者王何以尊藉舊業而珥焉金張益煥將進賢而並美與友讓以相資承柱後之名是表裏無違者冠侍中之首欲使人皆見之道光漢冊事合秦賜冠乎用之斯以明義

原啟梁元帝謝東宮賚貂蟬啟曰抱婁之毳曲降鴻恩麗水之珍復蒙殊奬東平紫貂之賜非閒熂頟中山黄金之錫豈曰附蟬坐變仲尼之容增䝉允南之貌

法服一

增釋名曰衮卷也畫卷龍于衣也　書曰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原又武成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孔傳云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

增尚書大傳曰山龍青華蟲黄宗彝黒粉米白藻火赤天子五服　説文曰天子享先王衮龍繡于下幅一龍蟠阿上鄉　詩曰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

裳　又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又曰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禮記曰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　又曰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卷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　又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又明堂位曰衮冕立于阼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衮冕　又夏官下曰節服氏掌祭禮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　原

又内司服職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緑衣鄭注曰狄當為翟雉名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于衣以為文章褘衣畫翬者也　增儀禮曰天子衮冕負斧扆

原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鄭注云天子服日月星辰諸侯服山龍華蟲大夫服藻火士服粉米　增環濟要畧曰白與黒謂之黼黒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五色備謂之繡諸侯去日月星辰

服山龍華蟲卿大夫去山龍華蟲服藻火粉米　穀梁
傳序曰一字之褒賞榮華衮片言之貶誅深斧鉞　董
巴輿服志曰行大射禮于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
冠委貌衣玄端素裳執事者冠弁衣緇麻衣皁領袖下
素裳　漢禮儀志曰立春京師百官衣青立夏衣赤先
立秋十八日衣黄立秋衣白立冬衣皁冬至衣絳名為
五時服　吳澄三禮考内司服注曰漢世后有圭衣者
盖亦三翟之遺俗歟　原陳留風俗記曰襄邑縣雕溴

之間出文章故有黻藻絺繡日月華蟲以奉天子

法服二

增六韜曰昔堯帝王天下黼衣絓履不敝盡不更為也

孟子曰舜被袗衣　論語子曰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左傳曰諸侯伐楚許穆公卒于師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以袞斂　原摯虞決疑要注曰秦除袞冕之制唯為玄衣絳裳一具而已漢興亦如之中興後明帝永平中使諸儒案古文依圖書

始復造冕衮火龍黼黻以奉祀郊廟　董巴輿服志曰漢承秦故至顯宗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屨以祠天地養三老五更于三雍　增漢書曰齊國有三服官春獻冠幘縰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　又曰韋孟詩云肅肅我祖家自豕韋衮衣朱黻四牡龍旂傅子曰魏明帝疑三公衮冕之服似天子減其采章晉書曰元康六年詔曰魏以來皇后蠶服皆以文繡非古義也今宜純服青以為永制　後秦記曰姚襄夢弟

莨著衮服上御座謂官屬曰此兒或能大起吾族　齊書曰陸澄兼左丞奏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復衮冕九章澄與議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絶羣臣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

文獻通考曰梁天監七年周舍議按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玄曰皇是畫鳳皇羽也又按禮如衮冕則衮是衣有虞氏言皇皇亦是衣今衮衣宜畫鳳皇

以示差降　又曰梁武帝曰禮王祀昊天服大裘而冕大裘不存其于質敬恐有未盡五經博士陸瑋等並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諸臣禮不得同自魏以來皆用衮服今請依古更制大裘詔可瑋等又按鄭玄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無所出未為可據按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今宜以繒為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詔可　又曰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祀昊天上帝則蒼衣五方上帝則隨方色朝日用青衣祭皇地

祇用黄衣夕月服素衣神州社稷用玄衣享先王加元服納后朝諸侯則十二章享諸先帝食三老五更耕藉等自龍以下九章祀星辰視朝大射饗羣臣等八章羣祀臨下學入道法門燕射養庶老適諸侯家七章其九章以下衣重亥山鷩裳重黼黻俱十有二等通以升龍為領襟巡兵即戎則韎韋為衣裳田獵則皮弁白布衣而素裳也諸侯之服九章服之章數隨冕而降其一其八章以下衣重藻粉米裳重黼黻俱九等皆以山為領

襮諸侯服八章而下俱八等皆以華蟲為領襮諸伯皆七章而下俱七等以火為領襮諸子服六章俱六等皆以宗彝為領襮諸男服五章皆以藻為領襮三公之服有九章有六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黻俱為九等皆以宗彝為領襮三孤之服有八章有五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黻為八等公卿服有七章有四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為七等皆以粉米為領襮大夫之服有六章有三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為六等中大夫之服有五章有三衣

重粉米為五等下大夫服有四章有三衣重粉米為四等士則祀弁爵弁玄冠服皆玄衣其裳上士以玄中士以黄下士雜裳庶士玄冠服其在官府吏之屬服緇衣裳　唐六典曰後周皇后衣十二等翟衣六從祀郊禖享先皇服翬衣祭陰社朝命婦服褕衣獻繭服鷩衣采桑服鳪衣聽女教服鵫衣歸寧服翔衣以翬雉為領褾臨婦學燕命婦蒼衣春齋祭還青衣桒還黄衣秋祭素衣冬玄衣　又曰隋煬帝令牛弘等制皇后服四等褘

衣以翬翟五綵重行十二等　唐舊記曰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深緋五品淺緋六品深綠七品淺綠八品深青九品淺青庶人服黄一品以上文官並帶手巾刀子礪石武官欲帶聽之九月百寮具新服宴之　唐書曰代宗時渤海質子盜衮龍服捕得之詞云慕中國衣服上赦之　又通考曰宋徽宗大觀元年議禮局言大社太學獻官祝禮皆以法服奉祠至郡邑則用常服乞降祭服詔頒制度于州郡然未明製造至政和間始詔州縣

冠服形製詭異令禮制局造樣頒下轉運司製造以給州縣焉　又曰宋高宗紹興元年宗祀明堂僅有朝服十三副祭服六十二副乃命工部增造祭服六十三副及賛者樂舞之服　金史輿服志曰五品以上官趨朝則朝服赴省則展皁凡朝叅主賓主符展紫閤門六尚遇朝叅侍立則服本品服若宫中當直則服窄紫　元史輿服志曰成宗大德九年置冠服于法服庫收掌法服二百九十有九公服二百八十窄紫二百九十有五

法服三

原五采　九章　董巴輿服志曰後世聖人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為服　儀禮覲禮曰侯氏裨冕釋幣于禰天子衮冕負斧依鄭注云衮衣裨之上也繢之繡之為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南向而立以俟諸侯見　增象取乾坤　制應規矩　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禮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

法服四

增鷩衣　天子六服大裘衮衣及下四衣是也釋名曰鷩山雉也鷩憋也性急憋不可生必自殺故畫其

形于衣以象人執耿介之節也三禮圖曰王祭先公及饗射之服也

毳衣　釋名曰毳罽也畫藻文于衣象水草之毳罽溫暖而潔也

絺衣　周禮曰王之吉服祭社稷則絺三禮圖曰王祀四望山川服也冕

玄衣　周禮曰王之吉服祭羣小祀玄冕

原禕衣　三禮圖曰王后以從王祭先王之服也　以下王后六服詳法服一

揄狄　又曰王后從王祭先公之服也刻青翟形采畫雉綴于衣是也

鞠衣　又曰王后親桑之服也孤之妻服以從助祭其鞠衣之色象桑始生

闕翟　又曰王后從祭羣小祀服也刻赤繒為翟形而衣不采畫綴于衣也

展衣　又曰王后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也卿大夫之妻服也以助君祭

緣衣　又曰王后御于王之服以從君助祭者也

玄上纁下　蔡邕獨斷曰天子公卿特進列侯祀天地明堂衣玄上纁下日月六章

皁上絳下　徐野

民車服雜注曰漢明帝始案古禮備其服章天子郊廟衣畫而裳繡為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之類

縹絹上下董巴輿服志曰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助蠶者縹絹上下皆深衣制也

皁絹上下徐野民車服雜注曰公卿特進列侯大夫卿世婦佐祭服皁絹上下

副其德章其功後漢書輿服志曰德盛者文縟故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日月升龍山車金根飾黄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

顯其仁光其能又曰賢仁佐聖封國受民黼黻文繡降龍路車所以顯其仁光其能也

法服五

原啓梁陸倕為息纘謝敕賜朝服啓曰玄冕素帶出自

禁財朱紱青緺降于皇府輝燭鄰黨震耀街衢姻族移聽朋儕改矚非臣璅弱所能陳報

增議齊王倫公府長史朝服議曰春秋國語云貌者情之華服者心之文嚴廊盛禮衣冠為大是故軍國異容內外殊序而自頃承用每有乖違府職掌人教四方是則臣居毘佐志在當官永言先典載懐夕惕按晉令公府長史官品第六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掾屬官品第七朝服進賢一梁冠晉官表注亦與令同而今長

史掾屬但著朱衣而已此則公違明文積習成謬謂宜依舊制長史兩梁冠掾屬一梁冠並同備朝服中單韋舄率由舊章若所上蒙允并請班司徒二府及諸儀同三府通為永準又尋舊事司徒公府領兵者職僚悉同降朝不領兵者主簿祭酒中單韋舄並備令史以下唯著玄衣令府既開公謹遵此制其或有置臺位者玄服為宜案令稱謹有無官皆從重官之例尋内官為重其署臺位者悉宜著位之服不在玄服之例若置諸卿寺

位無府職者雖三品而卿寺為卑則宜依公府玄衣之制服章事重禮儀所先請臺詳服　又議曰自頃服章多闕有違前準近議依令文被報不宜改革又稱左丞劉議按令文凡有朝服今多闕亡然則文存服損非唯鉉佐用捨既久即為舊章如下旨伏尋皇宋受終每因晉舊制律令條章同規在昔若事有宜必合懲改則當上關詔書下由朝議縣諸日月垂則後昆豈得因外府之乖謬以為盛宋之興典用晉氏之律令而謂其儀為

積法哉順違從失非所望于高議申明舊典何改革之可論又左丞引令史之闕服以為鉉佐之明比夫名位不同禮數異等令史從省或有權宜違官簡畧為失彌重又主簿祭酒備服于王庭長史掾屬朱衣以就列于是倫比自成矛盾此而可忍孰而可安將引令以遵舊臺據失以為例研詳符旨良所未譬當官而行何强之有制令昭然守以無二

袍一

增釋名曰袍丈夫著下至跗者袍苞也内衣也　說文曰以絮曰襺襽以緼曰袍　禮記玉藻曰纊為襺緼為袍　身童搌要曰袍長褐也纊為襺緼為袍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　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論語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續漢書曰三老五更皆服都祿大袍　漢輿服志曰公主貴人妃以上得著錦繡羅縠十二色綠袍　文獻通考曰後漢永平二年詔宗廟以下祠祀皆皁繒袍

又曰晉制釋奠先聖則皁紗袍　唐六典曰袍之制有五一曰青袍二曰緋袍三曰黄袍四曰白袍五曰皁袍
唐書曰諸衛大將軍中郎以下給袍者皆易其繡文千牛衛以瑞牛左右衛以瑞馬驍衛以虎武衛以鷹威衛以豹領軍衛以白澤金吾衛以辟邪　又曰其後以紫為三品之服金玉帶銙十三緋為四品之服金帶銙十一淺緋為五品之服金帶銙十深緑為六品之服淺緑為七品之服皆銀帶銙九深青為八品之服淺青為

九品之服皆鍮石帶銙八黄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銅鐵帶銙七既而天子袍衫皆用赤黄遂禁臣民服　又通考曰宋制天子之服赭黄淡黄䄄袍衫紅袍常朝則服之窄袍便坐視事則服之　遼史志曰小祀皇帝紅克絲龜文袍　金史輿服志曰大定十五年制曰袍不加襴非古也遂命文資官公服皆加襴　元史輿服志曰窄袖袍制以羅或絁

袍二

增墨子曰楚莊王鮮冠緼紐纓絳衣博袍以理其國政也　合璧曰孔子衣逢掖之衣逢掖其袖合而縫大近似今袍也下至賤夫小吏皆通制袍單衣皁緣領袍中衣為朝服　莊子曰曾子居衛緼袍無裏十年不制衣

鹽鐵論曰原憲之緼袍賢于季孫之狐貉　說苑曰子思居衛緼袍無裏田子方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子思竟不受　原史記曰秦相范雎與魏人須賈有隙及賈使秦雎自稱張禄先生往詣

賈賈見其寒取一綈袍以賜之及雎數賈罪曰爾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也　增漢書曰文帝遺單于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　又曰袁安為光禄勲至清粗袍糲食　原漢武内傳曰上元夫人降武帝服赤霜之袍雲采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得名　袁山松後漢書曰靈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續乃坐使者于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故不登公位　增又曰桓鸞字

始春鄢弟也少立志行緼袍糟食不求盈餘以濁世恥不肯仕　魏略曰薛夏字宣聲黄初中為秘書丞帝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帝見其衣薄解御袍以賜之　蜀志曰彭羕字永年姿性驕傲多所輕忽唯敬同郡秦宓薦之于太守許靖曰竊見處士綿竹秦宓應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咏緼袍也　王隱晉書曰武帝賜桓伊錢百萬袍裏千端　又曰江東賜凉州刺史張駿真金印大袍　又曰鄭沖以儒雅為徳蒞

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緼袍不營資産世以此重之　又曰慕容沖進逼苻堅堅送一領錦袍遺沖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今送一袍以明本懐　原續搜神記曰郭璞自占其凶終當行建康逄一趨走少年即脫新絲袍與之此人不解其意璞曰身命卒當在君手故逆相屬耳及當死果此人行刑旁人皆為屬求利璞曰我托之久矣此人為之歔欷哽咽　增文獻通考曰晉明帝泰始四年詔以朱紗袍為聽政之服　齊書曰卞彬蚤蝨賦

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為之多病起居甚疎庸寢敗絮不能自釋 梁書曰侯景將為亂時謡曰青袍白馬壽陽來後景軍悉著青袍景乘白馬 又曰臨賀王正德侯景之亂正德為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北向望闕三拜歔欷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交揖馬上退據左衛府先是其軍皆著絳袍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賊以正德為天子 唐六典曰自隋文帝制柘黄袍以聽朝

至今遂以為常　唐輿服志曰太尉長孫無忌議凡服袍者下加襴緋紫綠皆視其品庶人以白　唐書曰武后出緋紫單羅銘襟背袍以賜文武臣其袍各有炯戒諸王則飾以盤石及鹿宰相飾以鳳池尚書飾以對雁左右將軍飾以麒麟左右武衛飾以對虎左右鷹揚飾以鷹左右千牛飾以牛左右豹韜飾以獅子左右金吾飾以象又銘其襟背作八字廻文焉　又曰肅宗為皇太子受冊當被絳紗袍太子以為與皇帝同稱辭不敢

當下百官議帝手敕改為朱明服　又曰薛平能守法度理身儉薄一緑袍十年不易恩加朱紱然後解去
鍾岐良吏傳曰袁彭字伯楚為南陽太守政以清潔鱅食緼袍不改其操

袍三

增無裏　加襴上詳袍二下　赤霜　緑雲上詳袍二　古詳袍一袍二
詩曰姮娥剪就緑雲袍待來蟾宮布與换　鬱金　明珠鬱金袍御袍也唐詩曰日華浮動鬱
金袍　李白詩曰玉帶明珠袍　又俠客之服也落日明珠袍　奪貂　服斕唐明皇召李白

作樂章白佯醉不起帝曰賦成以貂豹錦袍與卿白起援筆而成帝故戲之不與白奪其袍帝笑而與之杜甫嘗贈詩曰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　宋程伊川嘗服繭袍

金獸　劉義恭啟事曰賜臣金獸袍珍製巧飾　四王遺事曰惠帝與成都王自鄴還洛陽既至賜中書監盧志雲鶴綾袍一領

雲鶴

金字　雜跖集曰唐永壽中敕賜岳州都督武后賜紫袍龜帶自製金字十二于袍以旌其忠　下詳袍一

繡文　妝金銀字袍又狀仁傑轉幽

金烏

寶雞　唐書曰禁中有金烏錦袍二玄宗幸溫泉與貴妃衣之　西陽雜俎曰安祿山恩寵莫比賜賚無數其所賜品目有金鸞紫羅緋羅立馬寶雞袍一名玉雞

覆學士

嫁宮人　唐書曰韋綬德宗時為翰林學士帝常幸其院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西蜀錦袍覆之而去　又曰開元中賜

邊衣製自宮中有軍校袍中得一詩曰留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了重結後生緣持書白帥帥以聞明皇問之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即以嫁得詩者曰與汝結今生緣

解贈范雎

奪賜之問上詳袍二　雞跖集曰宋之問獻詩武后奪東方虯錦袍以賜之杜甫詩曰詩成奪錦袍

袍四

原珠袍搜神記曰有談生四十無婦讀書通夕不寐夜有女子姿色無比求為生妻經三年生一兒祀云慎勿以火照我後三年可照耳生不能忍私照之自腰上肉如人腰以下乃枯骨耳後婦求去將生入華堂曲與室以珠袍贈之生至市賣袍睢陽王識是女袍收栲談生生具對視兒果似女

增金袍杜甫詩曰金袍映玉羈

原丹紗鄴中記曰石虎臨軒大會著丹紗袍或作青龍袍

碧紗

虞謙筆記曰泰寧二年詔贈大夫碧紗袍

增紋袍 宋文鑑宋祁謝衣襖表曰絨褚紋袍

聯袍 西京雜記枚乘柳賦曰俊乂英髦列襟聯袍

履袍 **鞾袍** 宋史輿服志曰繫履則曰履袍服鞾則曰鞾袍

青袍 杜甫詩曰春草隨青袍又曰江草亂青袍

赭袍 歐陽修詩曰玉殿光中認赭袍

長袍 文獻通考曰唐明皇開元四年二月制軍將在陣賞借緋紫本是從戎缺胯之服一得之後遂別造長袍遞相倣效自今以後衙內宜專命殿中侍御史糾察

窄袍 詳袍一

恩袍 宋仁廟賜詩曰恩袍草色動

戰袍 宋曹彬詩曰羞著團花舊戰袍又黃庭堅詩曰不踏金門著戰袍

寒袍 杜甫詩曰使君贈寒袍

布袍 神仙傳曰太傅楊駿迎孫登共語不答復以布袍賜之受之出門從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駿問又大難人以為狂後乃知駿當誅

宮錦

袍李白本傳夜月乘舟采石衣宮錦袍顧盼笑傲旁若無人　蜀襭袍即韋綬事詳袍三

鬱輪袍廣林記曰唐王維微時為岐王所賞作琵琶曲名鬱輪袍貴戚大嗳之遂因緣為京兆解首蘇軾詩曰新曲翻從玉連鎖舊聲終嗳鬱輪袍　絳綾袍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綾袍一領又齊諧記曰餘杭縣有民家近山嘗一夕其民與父母入山至更餘忽見一人著絳綾袍云是開山王

賜十萬袍唐史曰哥舒翰不邮士士訴衣服穿空帝製袍十萬賜軍翰藏之　夢十郎袍揮麈前錄曰曾文肅帥定一日晨起忽語諸子曰吾必為宰相然須南遷啟其所以公曰吾昨夕夢衣十郎綠袍北向謝恩豈非他日貶司戶之徵乎後十年果登庸既為蔡元長所擠降廉州司戶參軍敕到取幼子絣朝服以拜命果符前夢十郎即絣也

還得遺袍唐允濟為武陽令有人夜遺袍行十里乃

覺人曰吾境未嘗拾遺還取之果得

引覆巳袍 開元遺事曰安祿山李林甫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巳袍

黃袍加身 宋太祖次陳橋驛軍士直逼寢所願輔太尉為天子帝驚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巳加身矣

錦袍放生 劉義恭啟事曰詔旨以赦日所制綾紋錦布袍放生古具袍垂賜又唐詩曰簾外春寒賜錦袍

原流霞羽袍 真人三君內傳曰太上丈人著流霞羽袍芙蓉之冠

羅縠錦袍 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遺足下貴室錯彩羅縠錦袍一領

增紫袍主事 雜録曰侍郎韋見素張倚與本曹郎趨走堂下抱案牘楊國忠顧女弟曰紫袍二主事何如皆大噱

紫袍秘監 白居易初授秘監詩曰紫袍新秘監白首舊書生鬢雪人間壽腰金世上榮

原葛袍示使 古今善言曰靈帝用南陽太守羊續為三司而求賂續乃出葛袍以示使者時人謠

曰天下清苦羊續祖又詳袍二與此稍異　增緼袍與立一詳袍　不棄綠

袍唐楊炎自貶道州還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止之曰吾嶺上一逐吏起登上台豈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乎　悉著白袍陳慶之攻魏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謡曰千軍萬里避白袍　原賜尚書皁袍後漢書曰欒崧者河内人為郎嘗直臺上無被帝每夜入臺輙見崧甚嘉之自此詔大官賜尚書以下帷被皁袍　給將士韋袍劉弘敎曰將士寒窮者皆本部為之增給一韋袍　倪寛若僕妾鹽鐵論曰倪寛袍若僕妾食若傭夫　馬后極粗踈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袍極粗踈諸王望見乃以為綺

袍五

原詩古樂府曰白紵寶如月輕如雲色似銀製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　又古詩曰青袍似青草長條隨風舒　增唐白居易詩曰吾年五十加朝散爾亦今年賜服章齒髮恰同知命歲官銜俱是客曹郎榮傳錦帳花聯萼彩戲綾袍雁趁行大抵著緋宜老大莫嫌秋鬢數莖霜

原賦陳江總山水納袍賦曰皇儲監國餘辰勞謙終宴有令以納袍降賜何以奉揚恩德因題此賦濫時來之

寵沐振長纓以祇肅奉性與之文章侍相娛之絲竹解女蘿之山帶佩流霞之羽服裁縫則萬壑縈體鋮鏤則千巖映目圖島嶼之削成寫淪漣之徑復埒符采于雕煥並芬芳于蘭菊憫四遐之徂遷軫百慮之迴邅霜飛空而浸霧雁照月而猜弦聽風鐘之易近對水霤之疎懸若董衣之百結同衛服之十年嗟斑鬢之已颯愧冶袖之為姸謝銜珠之有報荷墜屐之無捐

原牋晉劉謐之與天公牋曰體戰身慄脫衣凍坐賴詹

公借袍南越送火

增啟梁庾信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啟曰程據上表空論雉頭王恭入雪虛稱鶴氅未有懸機巧綜變躡奇文鳳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暖棄百結之長寒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襟冒廣樂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終自無期黃雀謝恩竟知何日　原陳周弘正謝東宮賜㲄袍啟曰或儔名麗辯等質輕霧或色華少海用寶叢臺或綵

彼三英縰兹五絨品頒歲襲緑奪春耕蒿席可充緼袍易足

增議唐蕭嵩太子服絳紗袍議曰開元二十六年肅宗升為皇太子受冊太常所撰儀注有服絳紗袍之文太子以為與皇帝所服同因上表辭不敢當請有以易之玄宗令百官詳議嵩與裴耀卿等奏議之曰臣等謹按衣服令云皇太子具服有遠遊冠三梁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黒介幘髮纓緌犀簪一導絳紗袍白紗中單皁

領褾襈白裙襦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革帶劒珮綬等謁廟還宫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其絳紗袍則是冠衣之内一物之數與裙襦劒珮等無别至于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冠為首飾名制有殊并珠旒及衣裳采章之數多少有别自外不可事事差異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禮重則具服禮輕則從省今以至敬之情有所未敢衣服不可減省稱謂須更變名望所撰儀注不以絳紗袍為稱但稱為具服則尊卑有差謙光成德

謹議

朱衣一

增文獻通考曰皇太子舊有五時朝服自梁天監之後則衣服諸王朝服朱衣開國公侯伯子男並朝服紗朱衣直閤將軍諸殿主帥朱衣　又曰隋制后服四等其四曰朱衣以緋羅為之宴見賓客則服之　唐六典曰隋煬帝令牛弘等制皇后服祭及朝青衣朱服皆參准宋太始及梁陳故事　又曰侍御史大事則冠法冠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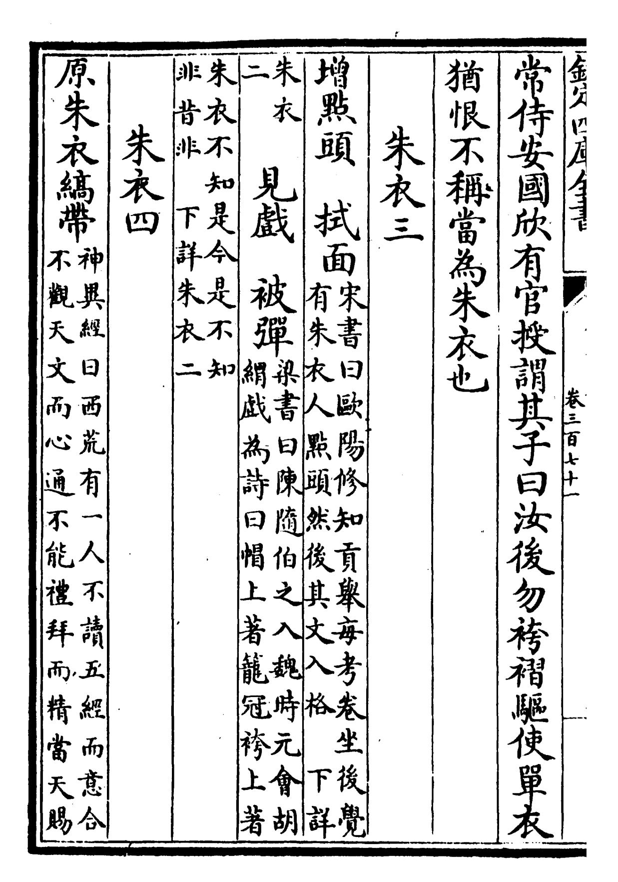
朱衣纁裳白紗中單以彈之　宋史輿服志曰開元禮導駕官並朱衣冠朱衣今朝服也

朱衣二

增墨子曰楚莊王絳衣博袍　東觀漢記曰光武起義衣絳單衣赤幘初伯升之起諸家子弟皆曰伯升殺我及見上絳衣大冠乃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　原班彪奏事曰可選師傅將相子孫好學有行者以備絳衣舍人　語林曰何晏字平叔美姿容面絶白魏文帝疑其

傅粉夏月以熱餅啜之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面色轉皎然帝始信之　增晉義熙起居注曰安帝自荆州至新亭詔曰諸侍官戎行之時不備朱服悉令袴褶從也

宋元嘉起居注曰治書侍御史朱興啓彈朝請向騰之坐同僚會故員外散騎侍郎楊珍之喪侍兵唱變服然後唱衆官下陪位而騰之著單衣于朱衣上于禮有虧請免所居官詔可　齊書曰吕安國為右衛將軍給事中後改封湘鄉侯武帝即位累遷光禄大夫加散騎



常侍安國欣有官授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為朱衣也

朱衣三

增點頭　拭面宋書曰歐陽修知貢舉每考卷坐後覺有朱衣人點頭然後其文入格下詳朱衣二

見戲　被彈梁書曰陳隨伯之入魏時元會胡絹戲為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下詳朱衣二

朱衣四

原朱衣縞帶神異經曰西荒有一人不讀五經而意合不觀天文而心通不能禮拜而精當天賜

其衣男朱衣縞帶委貌冠女碧衣戴金勝皆無緣

朱衣玉質詳朱衣五

朱衣五

原詩晉郭璞詩曰杞梓生南荆奇才應世出擢頴盖漢陽鴻聲駭皇室遂應四科運朱衣耀玉質

中衣

增僭禮禮記郊特牲曰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還錢會稽典録曰鄭弘為縣嗇夫民有弟負兄錢未還嫂詣弘訴弘賣中單為叔還錢兄聞之慙遣婦齋錢還弘不受

原釋奠絳緣徐野民車服注曰天子好禮釋奠中衣以褠絳緣其領袖又文獻通考曰梁制釋奠先聖有絳緣中衣

朝服皁緣晉令曰朝服皁緣中單衣　又通考曰梁制朝服有皁緣中衣　增絳緣領袖　董巴漢輿服志曰祭宗廟玄絳領袖為中衣絳袴　又通考曰後漢永平二年初詔五岳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秩祠皆絳緣領袖為中衣　又曰梁天監三年何佟之議公卿以祭服裹有中衣即今中單也從漢從夏侯氏說祭服絳緣領袖為中衣絳袴襪示其赤心奉神也今中衣絳緣足有所明無侯于袴既非聖法謂不可施遂依議除之　皁緣領袖魏官儀曰皁緣領袖中單

單衣一

增釋名曰單衣言無裏也　方言曰單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袷關之東西謂之單衣趙楚之間謂之左衣古

謂之深衣是也　應劭漢官儀曰謁者皆著緗幘大冠白絹單衣　文獻通考曰梁制拜陵則箋布單衣又有白帢單衣以代古之疑縗　唐六典曰隋初皇后褘衣有青紗内單　又曰隋煬帝令牛弘等制皇后服有素衣内單　又曰天子拜陵之服白紗單衣　又曰凡百官朝服陪祭朝會大事服絳紗單衣

單衣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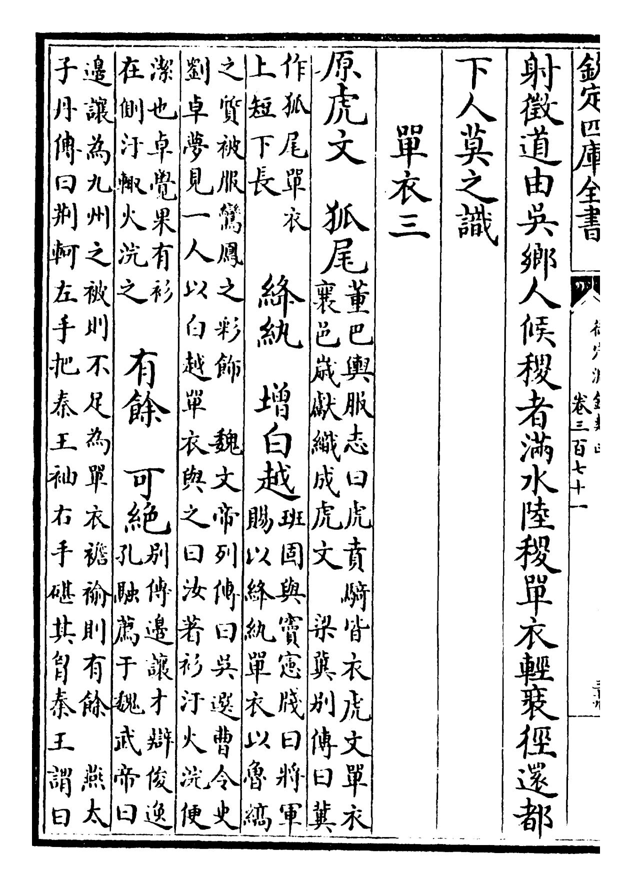
增漢書趙王彭祖為人巧佞持詭辨以中人每二千石

至彭祖衣皁布單衣自迎之　原東觀漢記曰光武起義兵攻南陽慕閗冢上有哭聲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

增後漢書曰陳留尹苞字延博與同郡范史雲善二人俱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苞年長先著單衣前入須臾出解與史雲　魏志曰明帝徵管寧為光禄勲辭不就詔問青州刺史程喜寧守節高乎審疾尫頓邪喜上言寧相著皁帽布襦袴而裹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祭祀輙自力强改加衣服著

絜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

王隱晉書曰桓溫廢東海王王著白袷單衣步下西堂羣臣拜辭莫不歔欷　又曰簡文初立于朝堂著平巾幘單衣拜受璽綬　又曰王導因蘇峻平後帑藏空竭庫中唯有練數十萬疋賣之不售而國用不足導患之與朝賢俱制練單衣于是士庶翕然傚服練遂貴端至一金　梁書曰劉雲靜母亡時天寒靜身衣單布衣廬于厝所晝夜哭不絶聲　又曰張稷為吳郡太守就僕



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衣輕裘徑還都下人莫之識

單衣三

原虎文 狐尾董巴輿服志曰虎賁騎皆衣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 梁冀別傳曰冀作狐尾單衣上短下長 絳紈 增白越班固與竇憲牋曰將軍賜以絳紈單衣以魯縞之質被服鸞鳳之彩飾 魏文帝列傳曰吳遂曹令史劉卓夢見一人以白越單衣與之曰汝著衫汙火浣便潔也卓覺果有衫在側汙輒火浣之 有餘 可絕別傳邊讓才辯俊逸孔融薦于魏武帝曰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 燕太子丹傳曰荊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胷秦王謂曰

乞聽琴聲而死乃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

原寬饒離地　甯戚至骭　漢書曰蓋寬饒左遷為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單衣短令離地躬行卒廬　三齊志略曰齊桓公夜迎客甯戚叩牛角歌曰短布單衣適至骭終朝飯牛至夜半

增與從子婿　為其父市之　世說曰王戎性儉為其從子婿與一單衣後更責之　陳留耆舊傳曰吳祐為膠東相嗇夫孫性斂富民錢五百為父市單衣父怒便以單衣詣門自謝祐以單衣與其父

單衣四

原紗縠　漢官儀曰虎賁中郎衣紗縠單衣　又輿服志曰羽林左監著紗縠單衣　又江充衣紗縠單衣曲裾後垂

越布　後漢書曰陸續會稽人世為族姓祖父閎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

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

紺單衣 冢墓記曰舜葬零陵葬時冒以紺單衣

黄單衣 魏志曰車離國有大人長三丈餘鬚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黄單衣冠黄巾

增 **待賓客** 楊彪別傳曰魏文帝令彪著巾單衣待以賓客之禮

補車幰 王隱晉書曰梁孝王彤宣帝子將單衣補車幰以此為清參軍王銓曰晏嬰大官稱清者以為侍食七百家也公無此費宜美衣服使內外相稱彤有慙色

競服生 搜神記曰永嘉已來士大夫競服生單衣識者怪之曰此古練繐之布諸大夫所以服天子其後懷愍晏駕

得施絹 馬融遺令曰穿中除五時衣但得施絳絹單衣

赤布單衣 拾遺記曰漢末羽山之民獻赤布梁冀製為衣謂之單衣

黄絹單衣 趙書曰石勒參軍周承為館陶令斷官絹數百疋獄以八座議宥之後每設大會使俳兒著介幘黄絹單衣優

問曰汝何官答曰我本為館陶令斗藪單衣曰正坐服是故入汝輩以為笑本

單衣入室 仲長統昌言曰薊子訓不知何郡人到陳公舍自云令日當死陳公與之一單衣著入室寢日中果死

單衣滿市 神仙傳曰曹公欲殺左慈將出市忽失慈所在乃閉市索之傳曰一目眇著葛巾幘單衣正爾是俄一市中數萬人皆眇一目著葛巾幘單衣竟不知所取

原公孫制都布 後漢書曰馬援為隗囂使公孫述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

梁冀作火浣 傅子曰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而汚之偽怒解衣而燒之垢盡火滅粲然潔白

王隱朝著作省 徐野民車服雜注曰元帝召陳郡王隱待詔著單衣絳幘朝于著作郎之省

禰衡坐大營門 後漢禰衡傳曰孔融宣曹操意衡許往融見曹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敕門者

有客便通衢乃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桃杖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于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孺子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于是遣八騎送之

帶一

增釋名曰帶帶也著于身如物帶也　說文曰帶紳也男子鞶帶婦人絲帶象繫佩之形帶必有巾故從巾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詩曰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又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匪伊垂之帶則有

餘　又曰淑人君子其帶伊絲　禮記玉藻曰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　又曰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緑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　又曰革帶博二寸　文獻通考曰革帶古之鞶帶也文武衆官牧守丞令下及騶寺皆服之其有囊綬則以綴于革帶其戎服則以皮絡帶代之　陳氏禮書曰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内則所謂男鞶革帶也春秋傳所謂鞶厲大

帶也易言鞶帶揚子言鞶帨以至許慎服虔杜預之徒皆以鞶為帶　晉書曰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綵組為緄帶　唐書曰天授二年改佩為魚龜其後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中宗初罷龜帶復給以魚郡王賜玉亦佩金魚帶景龍中令特進佩魚

又曰高宗咸亨三年敕五品以上賜新魚帶並飾以銀三品以上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上元中又敕文武官三品以金玉帶四品五品並金帶六品七品並銀帶

八品九品並瑜石帶庶人銅鐵帶文武並帶手巾筭袋刀子礪石武官欲帶亦聽之九月百官具新服上宴于麟德殿　又曰景龍中詔衣紫者魚帶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散職俞魚　又曰開元中駙馬都尉從五品假紫金魚帶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緋魚帶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官皆佩魚　又曰腰帶搢垂頭于下名曰鉈尾取順下之義一品二品銙以金六品以上以犀九品以上銀庶人以鐵　唐六典曰天子乘馬之服有眞珠

寶鈿帶　又曰平巾幘之服武官及衛官起梁帶　輿服志曰唐因隋制天子常服有九環帶　程氏演繁露曰韓退之詩不知官高卑玉帶垂金魚若從國朝言之則極品有不得兼者然唐制不爾也唐制五品以上皆金帶至三品則兼金玉帶通鑑明皇開元初敕百官所服帶三品以上聽飾以玉是退之之客皆三品之上亦足詫矣宋朝玉帶雖出特賜須得閤門關子許服方敢用以朝謁則體益以重然唐裴晉公得特賜乃于闐玉

也暨病亟具表返諸上方其自占辭曰内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合將歸地下又不敢留在人間謹以上進不知故事當進如隨身魚符之類邪抑晉公自以意刱此舉也宋朝親王皆服玉帶元豐中刱造玉魚賜嘉岐二王易去金魚不用自此遂為親王故事又前世所未有者　文獻通考曰宋腰帶之制恩賜有金毬路荔枝師蠻海捷寶藏金塗天王八仙犀牛寶瓶荔枝師蠻海捷雙鹿行虎窪面束帶之制有金荔枝師蠻戲童海捷犀

牛胡荽鳳子寶花金塗犀牛雙鹿野馬胡荽犀有上等次等以牯犆為别太平興國七年正月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奏曰奉詔詳定車服制度案禮部式飾以金玉之類盖腰帶之制也今請從三品以上服玉帶四品以上服金帶以下升朝官雖未升朝已賜紫緋内職諸軍將校並服紅鞓金塗銀排方雖升朝著緑者公服上不得繫銀帶餘官服黒銀方團胯及犀角帶貢士及胥吏工商庶人服鐵角帶恩賜者不用此制荔枝帶本是内

出以賜將相在于庶僚豈可僭服望非恩賜者官至三品乃得服之景德三年詔出入內庭不許服假通犀帶大中祥符五年詔曰方團金帶優寵輔臣今文武庶官及伎術之流率以金銀倣效甚紊彞制自今除恩賜外悉禁之　宋史輿服志曰端拱中詔作瑞草地毬路文方團胯帶副以金魚賜中書樞密院文臣　又曰元豐五年詔三師三公宰相執政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曽任宰相者觀文殿學士以上金毬文方團帶佩魚觀文

殿學士至寶文閣直學士節度使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侍郎散騎常侍御僊花帶　又曰大觀二年詔中書舍人諫議大夫侍制殿中少監紅鞓犀帶不佩魚　揮麈餘話曰政和建艮岳靈壁縣貢一巨石高二十餘丈舟載至京師毁水門樓以千人夫舁之不動祐陵親灑宸翰云慶雲萬態奇峯仍以金帶一條掛其上石遂可移　又通考曰紹興元年詔已給賜者不再賜遷除合加魚袋者賜之三年詔侍從金帶于左藏庫闗借管

軍帶御器械朝謝武臣朝辭賜金帶並許繫宗室正任及殿庭供職横行亦如之其花犀帶非宗室不許服經筵進講終篇講官賜金帶象簡鞍馬前宰執不帶職者同庶官復職者亦許繫笏頭毬文金帶　又曰乾道八年詔中書舍人左右諫議大夫龍圖閣至敷文閣待制權侍郎服紅鞓排方黑犀帶仍佩魚　又曰淳熙三年詔武臣知州軍官未陞朝者依文臣守倅借服色例權繫紅鞓角帶回日依舊　又曰宋慶元二年皇后受册

寶排設逍遥平輦人員各一人有鍍金銀柘枝帶輦官二十七人有鍍金海捷帶　輿服志曰宋制天子服素大帶朱裏青羅四紳帶二　遼史志曰朝服臣僚繫鞢帶以黄紅色條裹革為之用金玉水晶靛石綴飾謂之盤紫　金史輿服志曰金人之常服其束帶曰吐鶻　又曰大定二年制百官趨朝赴省並須裹帶　元史輿服志曰全涼帶一紅羅裹鏤金為之

原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珠澤獻白玉酒食天子賜黄金之環三十朱帶貝飾三十西征至赤烏氏赤烏氏先出自周宗乃賜赤烏之人貝帶五十　戰國策曰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娱黄金横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　史記曰文帝遺匈奴黄金飾貝帶一黄金犀毘　增楚漢春秋曰北郭先生獻帶於淮陰侯曰牛為人任用力盡猶不置其革　東觀漢記曰楊賜

拜太常詔賜自所服冠幘綬玉兼革帶　原魏畧曰疎勒王獻大秦赤石帶一枚　增又曰漢陽嘉三年疎勒王獻海西青石金帶　三國典畧曰文帝賜劉楨廓落帶其後將死欲取以為殉因與楨書曰夫物因人而貴故在賤者之所不御至尊之側楨荅曰荊山之璞耀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女之妍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䩥䩦之尾綴侍臣之幘此皆伏朽壞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采疇昔之外楨所帶無他妙飾若

實殊異尚可納也 原吳書曰陸遜破曹休于石亭上脫御金校帶以賜遜又親以帶之為鉤絡帶 吳錄曰鉤絡者革帶也 增吳時外國傳曰扶南人悉著鉤絡帶 齊書曰張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洽將至骼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女騎腰中著金環參鏤帶

後周書曰達奚武性貪為大司寇庫有萬釘寶帶取之晉公護因以賜之 又曰隋文帝作相李穆曰周德既

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豈能違天乃遣使謁文帝并上十三環金帶葢天子服也以微申其意　李德林傳曰隋開皇元年敕令德林與于翼高熲等同修律令賜九鐶金帶　唐書曰馬植進中書侍郎初左軍中尉馬元贄為宣宗寵信賜通天犀帶而植素與元贄善元贄以賜帶遺之他日植對便殿帝識其帶以詰植植震恐具言狀于是罷為天平軍節度使　又曰唐張文瓘為并州參軍時長史李勣入朝文瓘與僚屬二人皆餞勣贈

二人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璀勘曰子無為嫌若其猶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于決斷其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之　唐會要曰德宗詔曰貞元之間頃來賜衣文綵不常非制也朕令思之宜有定制節度使宜以綬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宜以雁銜威儀取其行列有序冀牧人有威儀也威儀瑞草也　摭言曰裴晉公質狀眇小相者曰郎君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

假得玉帶三犀帶一以賂津要置于欄楯忘收而去度得而授之後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其所知也　唐書曰裴度拜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為流涕及行帝賜通天御帶　又曰唐敬宗時南昌進夜明犀製為寶帶光照百步　又曰鄭畋進司空賜以犀帶　突厥傳曰唐天寶初賜拔悉密紫文袍金鈿帶　又曰統葉護可汗獻萬釘寶鈿金帶可汗拜蘇祿左

羽林大將軍賜銀袍鈿帶魚袋七事　五代史曰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蘇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曮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世玉帶永吉以無為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既而不得州　又曰安重榮既僭侈以為金魚帶不足貴刻玉為魚佩之　却掃編曰宋制執政以上始服毬文帶佩魚侍從之臣止服遇仙帶世謂之橫金元豐官制始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並服遇仙帶佩

魚故東坡謝翰林學士表曰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蓋謂是也然武臣節度使班翰林學士上六曹尚書下至令止横金迨拜太尉則遂文佩魚蓋恩禮親執政故也　揮麈録曰宋韓佃夫使金國見金主所繫犀帶明透如圓鏡狀光彩絢目金主云此石晉少主歸獻耶律氏者唐世所寶日月帶也　老學菴筆記曰宋王介甫所賜玉帶號玉抱肚真宗時趙德明所貢也紹興中王氏猶藏之曾孫璹始復進入禁中　文獻通考曰宋神

宗熙寧六年收復熙河等州帝御紫宸殿宰臣王安石率羣臣稱賀上遂解所服玉帶賜焉　又曰熙寧八年岐王顥嘉王頵言蒙賜方團玉帶著為朝儀乞寶藏于家不敢服用帝不許命工別琢玉帶以賜之顥等固辭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以魚賜之親王佩玉魚自此始　又曰高宗紹興四年四川制置使京鏜因任賜金帶　又曰孝宗乾道三年姜詵以曹臣賜金遇仙花帶後權工部侍郎詔依本班服繫　又曰乾道八年詔

左諫議大夫姚憲嘗為侍郎賜金帶令依舊服繫著為例　又曰寧宗淳熙元年幸玉津園燕射保信軍節度使鄭藻起居舍人王卿月等中的賜襲衣金帶

帶三

增黄銀　紅玉　唐杜如晦薨太宗賜房元齡黄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涕曰世傳黄銀鬼神畏之更取為帶遣送其家

紫金　明皇雜錄曰上自觧紅玉帶以賜寧王

白玉　雜錄曰上以紫金帶賜岐王蓋昔高宗破高麗所得開元中高麗遣使來朝宴内殿因從容言于内臣曰本國自亡此帶歲荒民散干戈屢起幸在内帑見足矣上聞之命封付其使　又曰穆宗以白玉帶賜

楊元卿

星像　月影　續夷堅志曰韓魏公犀帶一片乃鹿銜花已為奇絶至孝宗壽光中以萬緡賂海商得犀一片乃南極老人星像尤為至寶　龍江夢餘錄曰張九成蓄一犀帶中有月影遥望則見其貴重在通天犀之上也

得相　殺商　唐書曰王播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遂得再相　九國志曰海商有鬻犀帶者直數百萬晝夜有光洞照一室楚馬希聲殺商而取之適月光遂滅

辟塵　離水　李司封宗易言石駙馬寶吉知陳州其州廨一皆新之每毀舊屋則坐下風塵自分去人皆驚怪蓋其所服帶乃辟塵犀也　僧贊傳載曰江西鍾氏既滅子匡範歸武肅獻雲鶴通天離水犀帶一云元宗御玩遺在西門門客獻鍾鍾常寶之武肅得帶賜錢二萬緡因登碧波亭命與許彥方擊楫而行水開七尺許至瑞石山岸大為驚賞

茱萸　蓮花　六朝詩曰空結茱萸帶　又曰蓮花帶緩

腰　**芙蓉**　**蒲桃**　又曰芙蓉帶兮石榴裠　又風捲蒲桃帶　**金繞腰**　**玉**

抱肚　白居易詩曰銀魚金帶繞腰光　下詳帶二

帶四

原朱帶　詳帶二　**寶帶**　荀勗荅王琛書曰陶丘神廟有鮮卑金頭寶帶二枚　**玉帶**　楚辭曰撫余珮兮繽紛高太息兮自憐注云持我玉帶相糾結也歎放也　**貝帶**　史記曰閎儒婉佞貴幸與上臥起故惠帝時郎中皆貝帶傅脂粉　**增韐帶**　禮記士喪禮曰韐帶搢笏　**原緇帶**　禮記士冠禮曰朝服緇帶注緇黑繒　**增緩帶**　晉羊祜在軍輕裘緩帶　又唐諺曰一人在朝百人緩帶一人貴而親友榮也　**簪帶**　晉傅元捧白簡整簪帶　又詩曰簪帶奉鳴球　**腰帶**

唐詩曰百寶妝腰帶

襟帶 滕王閣序曰襟三江而帶五湖 又曰限衣帶水

錦帶 詳帶一 又鮑明遠結客少年場行曰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鈎

襢帶 鮑照擬古詩曰襢帶佩雙鞬

革帶 詳帶一 又應璩詩曰革帶新縋為履緺穿無底

韋帶 布衣韋帶

束帶 子曰赤也束帶立于朝 又陶潛吏白應束帶見督郵淵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

飛帶 趙帶飛參差燕裾合復離美人飾也

河帶 史記曰黃河如帶

山帶 廬山記曰廬山香爐峯有氣若香烟天將雨白雲冠峯號山帶

書帶 漢鄭元教授山下生草如薤葉因名書帶草

博帶 袠冠博帶 又廣雅云蟹雄曰狼螘雌曰博帶

割玉 李賀詩曰裂紫腰鞓割方玉

縷金 南詔衣縷紫錦罽縷金帶

合歡 六朝詩曰繡帶合歡結

連環 詩曰金帶連環束戰

袍

鎖蓮 瑯嬛記曰季女贈賢夫以素絲鎖蓮之帶

女蘿 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萱草帶 晉石崇待客茶以鷩雷莢自奉以萱草帶

柘枝帶 詳帶一

遺元翼 唐李愬以玉帶遺牛元翼

獻從簡 晉從簡陳州人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敬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

賜楊素 隋楊素傳曰上賜素以萬釘寶帶

賜李靖 孔六帖曰李靖五代孫彥芳其家舊物有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

唐

鎬賭帶 南唐近事曰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天犀帶皆一代尤物因出姬帶呼盧唐采大勝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而別嚴遂悵然與之

李訓講易 杜陽編曰文宗朝李訓講周易頗協上意

時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帶以賜之

封敕草制 唐封敕字碩夫雅為李德裕所器會昌初除翰林學士德裕以平劉稹功進太尉敕草制云詠與吾同言不他惑德裕解玉帶以贈之

解賜金帶 五代康延孝以百騎奔莊宗莊宗解所御金帶賜之

不買玉帶 名臣遺事曰宋王文正公旦有貨玉帶者持以及門旦弟因以呈公公曰何如弟曰甚佳公命弟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玉名石也得不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也戒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于賜帶

原西域腰帶 魏畧曰文帝時西域來獻紫球腰帶

大秦絡帶 吳時外國傳曰大秦國人皆著袴褶絡帶

增革帶移孔 梁沈休文約老病革帶移孔

原絡帶在腰 述異記曰夏侯祖忻為兖州刺史喪于官沈僧榮代之祖忻見形詣僧榮沈牀上有織成寶飾絡帶

夏侯曰此帶殊好豈能見與沈曰甚善夏侯曰卿直許中不見關必以為施可命焚與沈對前燒視此帶已在夏侯腰矣

金剛鮮卑 東觀漢記曰鄧遵破匈奴于是上賜金剛鮮卑緄帶一具金銀帶各一

犀比金頭 班固與竇憲牋曰復賜固犀比金頭帶曰將軍所自服也

增

守城縈帶 陳琳傳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攻宋墨子見楚王曰請令般設攻宋之具臣請縈帶守之般九攻不能入遂輟兵

鎮山留帶 佛印名了元饒州入時住金山寺東坡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云借和尚四大用作禪牀師云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荅當從所謂否則願留玉帶鎮山門東坡解帶置几上師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十何處中公擬議未即荅忽呼侍者收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取衲裙相報

笏頭金帶 宋仁宗皇祐二年賜致仕太子太傅杜衍少師任布襲衣

笏頭金帶

方團金帶同時王貽永同平章事李昭亮易昭德節皆賜方團金帶

請帶弗與魯昭元年晉樂王鮒欲求貨于叔孫使請帶叔孫弗與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裂裳示不相逆

束帶不休唐崔元綜同平章事坐政事堂束帶終日不休偃

帶五

原表晉王衍謝表曰蒙賜臣單衣紫綃金革帶臣謹佩服終矢弗諼

增宋蘇軾謝賜對衣金帶馬表曰漢官三服已分密麗之珍唐監八坊復下權奇之駿拜嘉甚寵省已何功伏念臣受材迂疎賦命寒蹇幼師李路止

服緼袍長慕少游欲乘下澤目眩垂金之耀神驚四牡之良俛仰自惟周章失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憂勤黎庶寤寐儁賢故損廐車之儲以廣英雄之彀致兹孱陋亦被寵光臣敢不求稱于衷益鞭其後薄德盛服當戒維鵜之篇强力安邦庶幾有駜之頌

原啓梁劉孝儀謝晉安王賜銀裝絲帶啓曰雕鏤新奇織製精潔越中玉女不得闚思上方名匠莫能議巧人情駭觀如見買臣之綬望貌移姿似逢子訓之術 增

周庾信謝趙王賚犀帶等啓曰奉教垂賚犀裝帶錢十貫魏君寶帶特賜劉楨趙王國租偏資裴楷貫藏文馬如燒安息之銀帶插通犀似猟雲南之獸北郭騷之長貧是所甘愜南宮敬之載寶殊非念望花開四照惟見其縈鼇載三山深知其重昔沈羲將盡逢司命而還生士爕行埋值仙人而更活今日慈矜斯之謂矣馬前驅而導路或以識恩雞未曉而開閤容能報主謹啓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一

御定淵鑑類函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三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馮培

謄録監生臣李鳳丹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二

服飾部三 紳 韍 珮 玦 環 笏 舄 靴

紳一

增禮記玉藻曰凡侍于君紳垂足如履齊 又曰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 子游曰叅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紳二

原書紳論語曰子張書諸紳

增拖紳又曰子疾君視之加朝服拖紳

垂紳畫錦堂記曰垂紳搢笏

原搢紳漢郊祀志曰搢紳者不道謂搢笏于大帶革帶之間　又雜蜀文曰搢紳先生之徒或云薦紳

增簪紳詩云合宴簪紳濊曽鞏詩曰風義動簪紳　又

纓紳詩云濟濟威纓紳

解紳謝惠連雪賦曰褫佩而解紳

不紳禮記曰麻者不紳注云紳大帶喪代之

泉紳韓愈詩曰泉紳拖修白石劍攢高青

天紳又曰懸瀑垂天紳　又孟郊詩曰簷溜擲天紳

玉紳簷雨也

韠紳內則曰子事父母端韠紳搢笏

韍一

增釋名曰韍韠所以蔽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齊人謂

之巨巾田家婦人出至田野以覆其頭故因以為名也
又曰䟽襜䟽時襜然張也　爾雅曰衣蔽前謂之襜
禮記曰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
衡
又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諸侯
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
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又曰有虞氏
服韍鄭箋云冕服謂之韍他服謂之韠唐車服志云朝
服謂之韠冕服謂之韍案韍或作韍芾紱同又作紼

原五經要義曰太古之時未有布帛食獸肉而衣其皮先知蔽前而未知蔽後　又曰韠者舜之所制也裳前之蔽也　又曰天子朱韍諸侯赤韍　白虎通曰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别尊卑彰有德也　增徐廣輿服儀注曰蔽膝古之韍也戰國連兵以韍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韍　魏曹植求通親親表曰鮮朱組佩青紱　宋史輿服志曰韍從裳色上有紕下有純去上五寸繪以山龍火上接革帶繫之

韍二

原環濟要畧曰舜始作韍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　增拾遺録曰孔子生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繼商周而素王出故蒼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為神㚖乃以繡紱繫麟角而去夫子系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哀公二十四年魯人鉏商田于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知命之終抱麟觧韍而涕泗焉　漢書東方朔傳曰館陶公主迎武帝蔽膝登階

又曰王莽妻著布蔽膝見客　魏志曰武帝内誡令曰宫人位為貴人金印藍紱女人爵位之極　又曰文帝賜于禁以魏王時自所佩朱紱　吴志曰孫權潘夫人有娠夢人以龍頭授已以蔽膝受之生亮

載三

原夏山　殷火禮記明堂位曰夏山殷火周龍章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化　蔽前　在股上詳韍一　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

韍四

原斯皇詩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又服其命服朱芾斯皇　方來易曰朱紱方來　增困赤紱又曰困于赤紱　垂朱紱杜甫詩曰扶病垂朱紱　映白髮白居易詩曰晚過何足言白髮映朱紱　還鈴閣又曰便留朱紱還鈴閣　原君朱臣素詳戟一　我戟子佩莊子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戟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注謂隱藏也

珮一

原釋名曰佩陪也言其非一物有陪貳也有珠有玉

說文曰佩從人凡聲也佩必有巾從巾　蔡謨毛詩疑

字議曰以為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玉　增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又曰將翺將翔佩玉瓊琚　又曰彼留之子遺我佩玖　又曰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又曰童子佩觿童子佩韘　又曰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又曰宛然左辟佩其象揥　又曰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箋云璲瑞玉也　又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

玩好共王之服玉佩玉　原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又曰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績結佩而爵韠　增又曰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　原又曰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增又曰男女未

冠笄者皆佩容臭昧爽而朝　楚辭曰長余佩之陸離

原又曰虚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　又曰何瓊珮之

偃蹇衆薆然而蔽之　增又涉江曰被明月兮佩寶璐

原白虎通曰所以明有佩者表意見所能故修道無

窮即佩環能大道德即佩琨能决嫌疑即佩玦是以見

其所佩即知其能故農夫亦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

婦人佩其針縷亦佩玉也　三禮圖曰凡玉佩上有雙

衡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璜徑三寸衝牙蠙珠以

納其間上下為衡半璧為璜璜中横以衝牙以蒼珠為瑀　增文獻通考陳氏禮書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此所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原魚豢魏畧曰有雙璜雙珩琚瑀衝牙琨珠為佩者漢明帝采古文始制　晉公卿禮秩曰特進佩水蒼玉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皆佩水蒼玉　增

晉宋舊事曰太皇太后崔鈕白玉佩　原搜神記曰元康中婦人飾五兵佩　增晉潘岳西征賦曰飛翠緌拖鳴玉出入禁門者衆矣想佩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

齊書曰永明元年有司奏加貴妃金章紫綬淑妃于闐玉佩　隋書曰何稠參會古今多所改創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

增穆天子傳曰七萃之士曰百姓珤富何謀于樂天子嘉之賜以左佩玉華郭璞注云玉華之佩佩之精也 又曰天子渴于沙中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清血而飲天子天子美之乃賜奔戎珮玉一雙 原典畧曰孔子返衛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然 增左傳曰晉獻公使其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

狐突歎曰佩衷之旗也金寒玦離何可恃也　禮記曰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　原鹽鐵論曰子思銀佩　說苑曰經侯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劍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不視又不問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之此魏之寶也經侯解綬佩委之趨而出上車去太子使騎操綬

珮與侯曰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遺我賊也　增又

曰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珮至流水之上大夫

莊辛見而悅之　拾遺録曰燕昭王時西王母降與昭

王遊乎燧林之下説炎皇鑽火之術取永桂之膏然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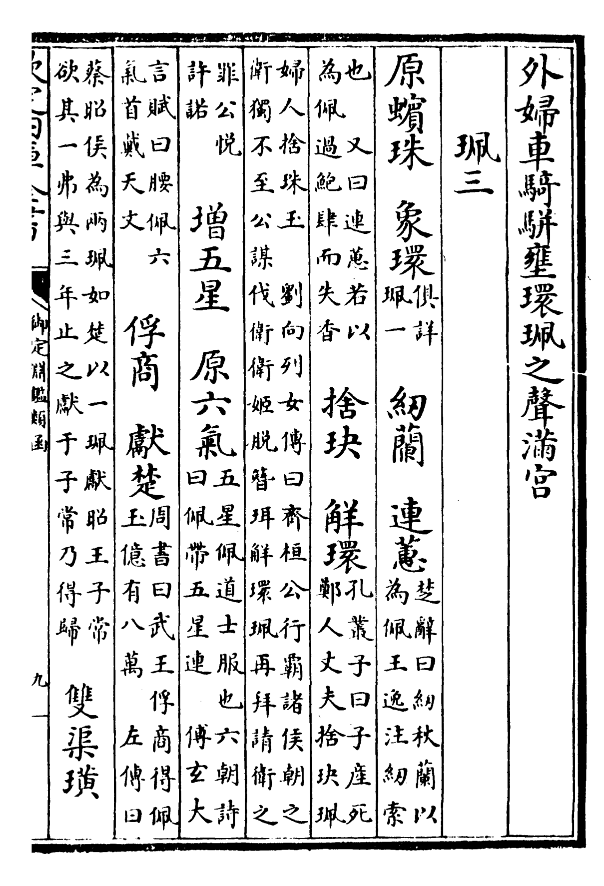
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桂膏之上此蛾出

員丘之穴穴洞達于九天中有細珠流出可穿為結因

用為佩　又曰漢昭帝穿林池廣千步植分枝荷狀如

駢蓋日照則葉低蔭若葵之衛足也名曰低光荷實如

玄珠可以飾佩　又曰漢成帝時乘輿服皆尚黑宮中美女服皂班姬以下皆玄綬瑿珮　漢蔡邕輿服志曰孝明帝作蠙珠之佩以郊祀天地　晉令曰皇太子妃珮瑜玉諸王郡公太宰太傅太保司空諸長公主諸王世子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珮玄玉　鄴中記曰石虎出行有女鼓吹尚書官屬皆著錦袴佩玉　唐書曰憲宗懿安皇后郭氏穆宗嗣位上尊號皇太后凡朔望三朝帝率百官詣宮門為壽或歲時慶問燕饗後宮戚里內



外婦車騎駢纏環珮之聲滿宫

珮三

原蠙珠　象環俱詳珮一　紉蘭　連蕙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王逸注紉索也又曰連蕙若以為佩過鮑肆而失香　捨玦　鮮環孔叢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玉　劉向列女傳曰齊桓公行霸諸侯朝之衛獨不至公謀伐衛衛姬脫簪珥鮮環珮再拜請衛之罪公悅許諾

增五星　原六氣五星佩道士服也六朝詩曰佩帶五星連　傅玄大言賦曰腰佩六氣首戴天文　俘商　獻楚周書曰武王俘商得佩玉億有八萬　左傳曰蔡昭侯為兩珮如楚以一珮獻昭王子常欲其一弗與三年止之獻于子常乃得歸　雙渠璜

六火玉 董巴漢輿服志曰孝明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衣裳玉佩備章采其大佩則衡牙雙渠璜皆以白玉　漢武帝內傳曰上元夫人帶六出火玉之珮

遺澧浦　**鮮江濱** 楚辭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　列仙傳曰江濱二女者不知何許人步漢江濱逢鄭交甫挑之不知神人女遂解珮與之交甫悅受珮而去數十步空懷無珮女亦不見

無所繫　**尚可比** 左傳曰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繠兮余無所繫之　溫潤之德尚可比焉

連日月　**增乞飛霞** 曹植與陳琳書曰帶蛇虹以為紳連日月以為佩　韓愈詩曰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

珮四

原左佩內則曰子事父母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婦事舅姑同　右佩又曰子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婦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　童德董巴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佩以章德

為度大戴禮曰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珮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以納其間璜琚瑀以離之也

表旗詳珮二表中也旗表也

禮容玉德

昭聲昭其聲也于以用之聲以發之

制容文選佩以制容

有聲容觀玉聲

不變行不變玉

鏘鳴詳珮一

掩轉楚辭曰佩繽紛其掩轉遂委絕而離異

增幽佩杜甫詩曰楚宮久已滅幽佩為誰哀

趨佩柳宗元詩曰響切晨趨佩

襍佩詩曰襍佩亦銷鑠

紉佩漢史曰單于來朝賜以玉具劍佩

紳佩纓緌之徒紳佩之士皆儒學也

纓佩文選

曰纓佩空為忝

落佩　杜牧賦曰倒冠落佩兮與世闊疎

瘞佩　柳宗元弔屈原文曰沈璜瘞佩兮孰幽而不光

佩犢　漢龔遂守渤海使民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帶劒佩刀何如帶牛佩犢

佩魚　服飾總論唐之紱有佩龜佩魚之制

草承　杜甫詩曰宮草霏霏承委佩

花迎　岑參詩曰花迎紛佩星初落

佩豭豚　史曰子路性勇冠雄雞佩豭豚

佩霹靂　孔六帖曰唐玄宗欲廢皇后王氏后兄守之懼為求厭勝浮屠明悟教祭北斗取霹靂木刻天地文及帝諱佩之

佩韋絃　范丹字史雲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范亦以狷急佩韋以自戒

佩安危　李晟傳曰身佩安危

佩采瓊　尚書舊傳曰淑妃修媛修華修容婕妤佩采瓊玉貴人佩于闐玉

垂蒼玉　韓愈詩曰帶垂蒼玉佩

佩聲隨　杜甫詩曰

紉佩聲隨玉墀步

佩聲歸 王維詩曰佩聲歸到鳳池頭

蘇秦佩 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歎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酈生佩 漢王納酈食其之言欲立六國後曰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

原流景揚輝 曹植七啓曰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微妙符彩昭爛流景揚輝

光潤清越 殷仲堪與湘王牋曰所致玉佩光潤清越可謂瓊琚也

解佩要之 曹植洛神賦曰願誠素以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

解佩結言 楚辭曰墻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

王粲識珮 摯虞決疑注曰漢末喪亂無玉珮王粲識舊珮始作之今玉珮皆受法于粲也

石崇雕珮 王子年拾遺記曰石崇使翔風雕玉為倒龍之珮

增佩聲珊珊杜甫贈鄭駙馬詩曰時聞雜佩聲珊珊　佩玉將將音鏘詩曰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原佩服無數　揖讓有聲　先王有制所以比德　君子無故乃不去身

珮五

增賦唐胡運佩賦曰王有環珮所以節威儀珪璋所以應朝覲朝覲貴乎特達威儀在乎淑慎則珮之為用以德聞珮之為服以禮進既取堅以縝密亦體柔以溫潤其彩炯明洒黼黻之華其聲清越諧金石之韻豈止法

先王之服戒乎大夫抑以覩古人之象原之帝舜由是
表尊卑之飾彰朝覲之美佩山玄而抱水蒼揺揺兮耿
光左宫羽而右徵角鏘鏘兮垂委非徒抑其進退亦以
制其容止珩皶相煥品命不渝貫以桃花之綬錯以明
月之珠時也朝北極歷天衢明玉殿耀金鋪徽音生于
矩步繁響起于風趨濟濟翼翼為君臣之榮覩逶迤乃賢哲
之令圖亦何必搴修蘭于長坂折瓊枝于遠區然後為
美乎别有楚臺神媛越國名姝嬌羅艷縠秀色鮮膚振

鳴玉以亮響踐瑤階以踟躕聲珊珊兮若有無睇綿綿兮意愉愉翩蹮蹮兮望坐隅欲從君子禮之拘乃歌曰佩玉蕊兮德音發中規矩兮聲不歇馳畋獵兮思敬慎壽考不忘兮長歲月端法服兮臨魏闕羣后覲兮萬方謁　麻不期佩賦曰夫聖人彰德以建物表意以與名禮容孔備制度昭明衣冠振序簪紱齊榮亦茲佩之為用隨綯履而揚聲觀其所興爰自古昔玉華既重于周后蠙珠亦珍于漢辟蓋將以威儀節度知無不易豈徒

矜珠玉之芳聲喧步頓之前跡懿其符彩照燭流耀輝光宮徵合韻左右鏗鏘此亦邦國之儀範為衣裳之典章于是垂為臣倚為主式標上下動合規矩亦非獨洛妃鮮贈于陳思漢女見投于交甫爾其幽人所重君子攸資則蘭蕊馳馨于楚客象環騰譽于宣尼斯偶物昇榮耶荷衣之葱翠因時適用陪藻服之葳蕤既而天子會朝臣御華闕冠蓋星羅簪裾雲發公侯進退而為容卿士俛仰而趨謁玆珮也幸朝儀不棄流響未歇既連帶于虹蜺

庶傳名于日月

衡牙賦 闕名

佩必有節牙惟應聲既熠熠以光動始鏘鏘而韻清馳聲曲折之間宛爾乃激方隨步武之際跳然若驚嘉其琢自良工飾于君子莫靜閒而中矩每徐轉而知止乍旁達以散遷忽高飄而間起比于德寧無故以去身習乎容諒和鳴而入耳是知宫徵交應周旋必聞助清音而靡絶混真質以纔分將覩其禮朝于君假抑揚而有耀俟動靜以成文故乃藉此相攻彰夫必佩宜爾同聲服而非礙顧規模之可則

宛在其中聽寥亮之無差不離于內則知俯仰寧阻進退皆由引異響而非往配禮容而必周虛徐互振寂寞相求洞晨照而彌徹驚徵風而更幽原夫製彼奇形韻兹良玉雖杳杳以將盡竟遲遲而潛續澹以成章靜而應曲重輕莫雜恒宛轉而下垂左右皆調每玲瓏而中觸由是孤光屢進片影彌輕駐幽音而乍默佩逸勢而俄成方將應組綬廁瑶瓊應疾徐而洞徹順激射以鏘鳴故其悄以分音玲然自我當待扣而逾寂匪輕揺而

孰可豈不以佩服紛綸威儀衆夥徵衡牙之微旨然後知古禮之不墮　裴度古君子佩玉賦伊君子兮何師邈淳古而繹思儼然有章相威儀于樂只溫其如玉故切磋而佩之縝密是比貞明所資追琢斯成既殊張氏之印清美可羡寧匹孔侯之龜是用濯自丹水取諸玄圃君求美質我則表溫潤于光容臣聽好音我則動淒清于步武結以紳帶綴以環組使感之者在約而思純服之者居今而行古豈比夫詩人無文贈雜佩兮夫君

騷人著美紉幽蘭兮之子是以嘉其抱素貴以合真想
見白虹之氣思聞清越之聲發凝輝兮既昭我述鏘雅
韻兮必俟君行是以敬慎俟度獨髙人情至若斵以為
壺徒玩其質執而為璧徒旌其秩豈若用之有方垂之
無必威儀棣棣居則粲然之光進退瑲瑲動則泠然之
律是以古之君子物有其章温恭可象環珮其鏘既覩
容而生敬諒播徃以傳芳然則貞玉之質非賢無以服
用昔賢之佩非玉無以表彰故佩斯敬覩斯莊方今野

無遺賢山不藏玉彼華佩兮同昔時以入用彼君子兮思古人以自勗故能振休風播淳俗則今日之佩玉昔賢之髙躅者也

原銘後漢崔瑗遺葛龔佩銘曰禹湯罪己仲尼多誨盤盂有銘几杖有誡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君子妄怒厥亦生災晉厲好虐欒書作亂荀瑶峻戾韓魏致難慷慨憤激動腸傷氣久生百疾歴年不遂俯覽斯佩柔韋是貴

原啓齊褚彦回謝賜珮啓曰傳詔宣敕賜臣玉佩一具

製懋姬嬴寶冠荆越璇瑰鎮曜珩玦凝華采賁蓮楹響

聞繩户佩服載驚心容交惕　梁簡文帝謝敕賜玉佩

啟曰昉田麗彩槐水鏤文飾以金闕之珠製以魯班之

巧故以裾端照色影外生光恩發内府猥垂霑賜臣方

温謝德比振懸聲

玦一

增說文曰玦玉珮也珮如環而有缺故云玦也　原隨

巢子曰召人以環絕人以玦　增晉書曰自公主封君

以上皆帶綬以絲組為緄帶金辟邪首為帶玦

玦二

原瑞應圖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玦　左傳曰狄人伐衛將戰衛懿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子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　漢紀曰項羽與沛公飲鴻門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默然　增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女弟昭儀遺玉珊瑚玦　後漢書曰更始謀殺光武兄伯升乃會諸侯以成其計繡衣

御史中徒建隨獻玉玦吏始竟不能殺　續漢書曰桓帝永興二年光祿勲史舍壁下有青氣視之得玉鉤玦各一　原漢末傳云先主既取成都大會作樂乃取劉璋所藏金玉寶玦以賜功臣　魏畧曰太祖征漢中太子在盟津聞鍾繇有玉玦使臨淄侯因人説之繇即送焉　增魏氏春秋曰明帝時張掖郡金山元川溢涌寶石負圖有玉匣開蓋上有玉玦二璜一　孟達與諸葛亮書曰今送綸帽玉玦各一以徵意焉　蕭子顯齊書

曰太祖在淮陰治城得錫玦下有篆字人莫識紀僧真曰何須辨文此自久遠之物即九錫之徵也太祖曰卿勿妄言　北齊書曰樂陵王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與妃斛律氏武成果斬之妃把玦哀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　杜陽編曰唐文宗宮中有黄金蛇出階光灼宮人以珊瑚玦下之并玦而帶去上尋庫得真金蛇貫玦上曰此隋煬帝為晉王賜陳夫人者熟視下有阿麼字

玦三

原佩金　賜玉　左傳曰晉太子申生帥師晉侯佩之金玦狐突曰金寒玦離胡可恃也罕夷曰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　東觀漢記曰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諫其還故爵為楊邑侯賜以玉玦

決嫌疑　決狐疑　白虎通曰凡能決嫌疑者即佩玦故見所佩玦即知其所能　王隱晉書曰禮能使決疑者佩玦故遺其臣亦授之以玦晉受命有二玦其一當魏歷數既終當禪大晉故與之玦凡受命居天子之位皆衆人之所疑以武皇帝能斷決狐疑應天順人受曹氏禪而無疑得應佩玦故以賜馬是以有二玦

玦四

增清玉杜甫詩曰清玉刻佩連玦環　珊瑚又曰腰間寶玦青珊瑚　捐玦太讓尉表曰既望汨以懷沙甘赴湘而捐玦　又楚辭曰捐余玦兮江中　似玦韋應物詩曰荆山之白玉兮良工雕琢雙環連月蝕中央鏡心穿故人贈妾初相結恩在環中尋不絶人情厚薄苦須臾昔似連環今似玦　思帝鄉劉禹錫賦曰俟環玦兮思帝鄉　視徘徊視環玦以徘徊空嗟白首　紫玉玦蘇軾詩曰空煩赤泥印遠選紫玉玦荼也　烏玉玦又曰遠致烏玉玦墨也　原佩玦而斷莊子曰緩佩玦者事至而斷　與玦即去大夫得罪待放于郊公與之環即還與之玦即去又曰逐臣賜環則反賜玦則絶

玦五

原賦魏文帝玉玦賦曰有崑山之妙璞産曾城之峻崖

漱丹水之炎波蔭瑶樹之玄枝包黄中之純氣抱虚静

而無為應九德之淑懿體五材之表儀

原書魏文帝與鍾繇書曰南陽宋惠叔稱君侯昔有美

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

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鄴騎既

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内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

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寳不須一介之使不損連

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覲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

益腆敢不欽承

環一

增說文曰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莊子內篇曰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毛傳曰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　白虎通曰修道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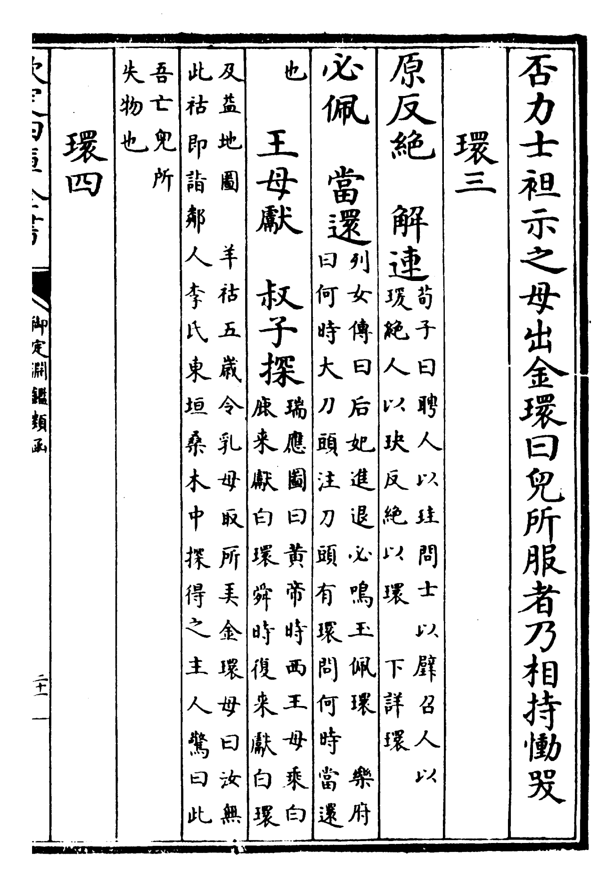
即佩環也　晉左思蜀都賦曰其中則有青珠黃環

環二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顓頊時北海之濵有勒題國皆衣毛無翼而飛帝乃更衣以文豹為飾獻墨環色如淳漆

左傳曰穆叔之子仲壬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公與之環使豎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　原春秋後語曰秦始皇聞齊王后賢嘗使遺之連環曰齊人多知能解此乎后以羣臣莫能觧乃引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觧

矣以報始皇壯其志益不敢謀齊　增西京雜記曰戚姬以百鍊金為彄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侍兒鳴玉耀光等各四枚　又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合德上五色文玉環　宋書曰江夏王義恭孝武即位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　梁書曰柳惔武帝之鎮襄陽惔祖道帝解玉環賜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佩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曰既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斁　唐史高力士幼失母及貴得之嶺南母曰胷有七黒子在



否力士袒示之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慟哭

環三

原反絕 解連 荀子曰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 下詳環

必佩 當還 列女傳曰后妃進退必鳴玉佩環 樂府曰何時大刀頭注刀頭有環問何時當還也

王母獻 叔子探 瑞應圖曰黃帝時西王母乘白鹿來獻白環舜時復來獻白環 及益地圖 羊祜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母曰汝無此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木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

環四

原象環禮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注象牙有文理言似已有文章也五寸法五行環者取其循環似已德之無窮也　玉環左傳曰晉韓宣子有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　增佩環經解曰行則有佩環之聲　賜環黃庭堅詩曰黃州逐客未賜環　原重環詩曰盧重環以環帶犬也　增三環地理志曰有妓嫗號汴州婆有數妓每召飲與以三環　綫環食貨志曰唐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輕小凡八九萬才滿半斛綫與線同　綖環顏浚傳宋泰始中通私鑄而錢大壞一貫長三寸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沉　阿環上元夫人　玉環揚貴妃小字　瘖環齊侍人　瑤環韓愈馬君墓誌曰瑤環瑜珥稱其家兒也　原雀銜環後漢楊寶七歲行于華山見一黃雀被傷為螻蟻所侵寶見之而憐因將歸置箱中采黃蕊飼之經

旬瘡愈且来暮去忽一朝變為黄衣少年銜玉環一雙来報寶曰好掌此環子孫累代為三公果如其言

增猿獻環 孫恪妻袁氏偕至端州峽山寺持碧玉環獻老僧化為猿去

海九環 廣博物志曰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有海環之者九謂之九環

月半環 韓渥詩曰月若半環雲若土

華胥環 瑯嬛記曰李女贈賢夫以瑪瑙宛轉環丹山白水宛然在焉握之而寢則夢入其中始入甚小漸進漸大有名山大川之勝異木奇禽宮室璀璨心有所思隨念輒見因名曰華胥寶環

玉指環 雲溪友議曰韋臯遊江夏與青衣玉簫有情約七年再會留玉指環逾八年不至玉簫絶食而殁後得一歌姬真如玉簫中指有肉隠出如玉環

環五

增賦唐錢起象環賦曰聖有制作人具爾瞻是環也用之撝謙成乎其規故有典有則全乎其素故匪雕匪刻動法天旋温如玉色可以觀象見意可以取文昭德終日佩之其儀不忒懿夫員通既固雅麗且殊皓質中澈騰光外敷守其明也處暗室而不昧偕其道也映素服而如無鄙南容之珪貞而猶玷嗤卞氏之璧瑾而不瑜升諸組綬不亦宜乎或有黄雀酬恩鄭商所利其名則一其宜則異皆浮俗之所珍乃老氏之遐棄寧若斯為

美也將君子而比義文而不華垂之如墜循環無極參
日月之在躬佩服有常如韋弦而戒事固知宣尼之旨
有要有倫于此表禮創物乃將畢服讜身是以成形而
不受其彩散璞而不失其真瑩爾情性潔白惟純導爾
情性貞明日新捨之則禮容若缺用之則法度是循物
既合權古稱其善常虛心以隨運雖匪石而可轉覩妙
用之昭宣知前哲之舒卷　沈仲象環賦曰佩服之設
惟德是瞻夫子之服素而博夫子之德稱而廉式制象

以表諸儉豈無玉兮體乎謙謙而伊何服用有則捨寶佩庶以彰其無位制象環寔亦明其讓德匪玉兮匪金是雕兮是刻取其焚身之鹵奮其截肪之色磨而不磷湼而不黑相彼玦兮謂其玦之有離制此環兮體其環之不極因良工以表器奉聖人以聘國苟烱戒之斯存昌威儀之有忒于是不師爾制爰始我謀錯落增色晶明克殊寫金規于顧兔掩素彩之隋珠崇其五寸之範輝彼十圍之軀貴其文兮我則文而能潔謂其曲也我

則曲而不踰既圓體以就滿亦虛中而應無服為身表環為佩器若禮義之相須豈周旋之暫墜將以體象其法理亦以循環乎志意雜童甫以為飾騰組綬以生輝蔚禮經以留規掩水蒼之故事明夫素王立範象豈因循必使動容有則箴規合倫得禮容之不選著盛德之日新環之質兮取其終始罔極象之齒也取其堅白可珍體夫子之列聘周流似夫子之從時屈伸象環之制兮其義不淺謙撝之旨兮因斯而闡道崇受物用能寬

而有容理貴適時體如丸而任轉柰明試以効拙敢獻賦而旌善

笏一

原笏手板也釋名曰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一物　禮記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球美玉也文飾也大夫以近尊而屈故飾竹以魚須士以遠尊而伸故飾竹本以象　又曰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

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又曰凡有指畫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則書于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中廣三寸凡笏皆然諸侯從中殺至上首止廣二寸半大夫又從中殺至下亦廣二寸半是六分三寸而去其一也　大戴禮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　增五經要義曰天子之笏謂之珽然無所屈也　原三禮圖曰士笏飾以象骨大夫飾以魚須鮫魚髮　輿服雜事曰古者貴賤皆執主書君上之政令有事則搢之于腰帶中五代以來惟

八座尚書執笏者白筆綴手板頭以紫囊裹之其餘王公卿士但執手板板主于敬不執笏示非記事官也

增管子曰天子執玉笏以朝日　文獻通考曰珽天子之笏長尺二寸方而不折以球玉為之笏度二尺有六寸中博三寸其殺六分去一晉宋以來謂之手板此乃不經今還謂之笏以法古名自西魏以降五品已上通用象牙六品以下兼用竹木　又曰開元八年敕諸笏三品已上前詘後直五品以上前詘後挫並用象九品

以上任用竹木上挫下方聽依品爵執笏假板官者亦依此例　常朝録曰唐會昌以來宰相朝則有笏架入禁中逐門傳送至殿前朝罷則置于架上百僚則各有笏囊吏持之　宋史輿服志曰哲宗元祐元年禮部言元豐新禮皇帝祀天搢大圭其制圓首前詘于禮未合今欲做西魏隋唐玉笏之制方而不折上下皆博三寸長尺二寸其厚以鎮圭為約從之　又通考曰宋大觀中詳定儀注所言者及羣臣助祭本無執玉帛羔雁之

義故雖冕服但當執笏玉藻曰見于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脱笏非古也說者以為太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非是請羣臣冕助祭執笏當事則搢其陪位官亦合冕服執笏從之

笏二

增周書曰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𧝋搢笏以示無仇　原穆天子傳曰天子大服冕禕帗帶搢曶夾佩奉璧南面立于寒下受河宗注帗韠也曶音笏搢猶帶也

央佩左右兩佩　增後漢書曰陳蕃為光禄勲范滂為主事以公儀詣蕃執板入閤至坐不奪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閤宜省　江表傳曰漢獻帝嘗見郗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

原又曰孫權既即尊位會請百官歸功周瑜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

大慙伏地流汗　增郡國志曰晉明帝為太子時嘗戲殿前以玉手板弄銅蟠螭口手傾溜入螭腹中不能出人後見一白鼠出入螭口　宋書曰庾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己板為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憎忤祐以褚彦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彦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甚不悅祐具以言狀帝意乃解　又曰綦母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又

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
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大笑　齊書曰豫章王嶷甞見
形于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
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覔補之因出
後園閤直兵倒地仍失手板　宋書曰明帝起事諸方
並舉兵帝與蔡興宗言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否興
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籌之清蕩可必但
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

耳尚書褚彦回以手板築興宗不已上曰如卿言　又曰建平王宏文帝子也元凶劭弑立孝武入討劭宏在殿内自拔莫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賫手板詣孝武事平以為尚書左僕射　北齊書曰爾朱榮既誅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矣　又曰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崔暹暹曰嘗與二郎倶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

而不瞋乃將犀手版換暹竹者自揩拭而玩視之以是
知其實癡不足慮也後帝鏁暹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
所對文襄之言以功求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
釋而勞之　唐書曰常達歸賊薛舉奴張貴曰識我否
達瞋目曰若乃奴耳貴忿舉笏擊其面達不為懾　又
曰唐高宗欲立武昭儀褚遂良諫不從置笏殿階曰還
陛下此笏乃解巾叩頭流血　又曰宋璟告滿入朝公
卿以次謁見張易之等後至促步而附璟舉笏却揖唯

唯　又曰張九齡體弱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為笏囊自九齡始　又曰唐崔琳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重積其上　又曰王播善口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　又曰朱泚召段秀實議事源休姚令言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吾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顙流血　又曰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顧少連會田

鎬第酒酣少連捉笏曰段秀實以笏擊賊臣今我以笏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在坐勸解之　又曰魏謩文宗時為起居舍人上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惟簪笏獨存令進之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覃不解我意此乃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又曰崔元亮改諫議大夫鄭注誣宋申錫捕逮倉卒內外震駭元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諫反覆數百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俯伏流涕　又曰李絳面論吐突承璀用兵無功

合從顯責又言承璀于軍中立聖政碑事不可舉上初怒色變絳語不已詞旨懇切因泣下上察其意乃大開悟拜絳為中書舍人即命曳去所立碑曰微絳語吾不知為損又面賜絳紫袍為擇笏以賜之因謂之曰爾他時勿易此心　又曰初唐昭宗屢徵司空圖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入見陽為衰野墜笏失儀璨復下詔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按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故圖無意于世　孔帖曰唐韋

貫之為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素聞其賢願薦之而進于上　唐韋端符衛公故物記曰三年冬端符于三原令座中揖其羣官有客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冑也其家傳賜書與他物服器十餘物訖讌端符即丞居為客謁丞延入就次因請以觀丞慘然曰諾即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眎有玉帶一公擒蕭銑時所賜于闐所獻素錦袍韡袴皆非華人所為象笏不類今笏火鏡椰杯等凡十

三物文皇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丞因請韋作衛公故物記　南部新書曰陳希烈不便執笏騎馬以帛裹令左右執之李右座見曰便爲將來故事矣　五代史曰唐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丁酉以象笏三十二賜百官之無笏者　錢希白小説曰宋丘䜌爲兩浙進表開寶末年廣州牙綱到吏私藏一牙䜌易得之命工解笏得五面其中三面甚大工曰此笏紅文光瑩頗殊常等有一聶長史者年過八十獨善相笏召使相之既至命水

洗手取其大者向日視之曰此王侯笏也然生人不當秉又舉次者曰宰相笏也又取第三者熟視之曰卿監笏也亦可為節度使而非真其後不數日忠懿王急須一大笏鑾乃以第一面附歸盖欲致之于武肅王祠中備供養耳又月餘沈相公遣堂吏欲致新笏遂以次者進于相第執之十餘年餘第三面鑾以奉錢昭宴昭宴後太平興國二年除衛尉卿知滑州皆如聶之言嗟乎三笏同出異用物固不逃于數矣何聶老之術其妙如

此邪　又曰沈良除大理寺丞通判吉州借緋遂至鋪家買一笏次有一道士行乞至鋪見沈持笏乃曰貧道善相笏見沈笏曰此只是借緋笏耳官人爭得似賜緋賜紫笏遂自出一面授沈曰此笏借緋兼是吉州通判執得沈大驚延于靜室祈以向去之事道士笑曰但且赴任如獲罷後貧道方為官人別選一面朝官笏曰何時曰明年六月乃去不見明年六月良果卒于吉州章服品第只此可以知其前定矣

笏三

原記善 書思 仲長子曰笏以書君教令紀善剌過今之持板以象馬 禮記曰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通理 耀握 相手板經曰相手板法出蕭何或曰四皓東方朔見之喜曰非庸人所解用白直檀剌揄杂四材當令理通直從上至下直如弦不得出邊絶理 劉義恭啓事曰聖恩優重猥賜華纓玉笏珍冠飾首琛扳耀握非臣朽薄所宜服受

增題詩 書字 唐王起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之 宋太宗有疾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

書慎密 署謹密 唐崔滌玄宗時嘗朝夕宮掖出入無間慮有所漏洩乃于滌笏上親書慎密二字以誡之唐崔澄性滑稽善辨帝恐其漏洩禁中語以謹密二字

親署笏端

原與孟岐　擊錢鳳 洞冥記曰孟岐河清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時事如目前岐時侍周公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　晉書曰溫嶠知王敦有異志欲出外備之乃請為丹陽尹敦許之恐錢鳳說敦留己因餞會自起行酒至錢鳳佯醉以手板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不即飲由是鳳間遂不行

增傳三世　執百人 唐語林曰韓皐自黃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于僕人之手歸則別置卧內一榻以示敬謹　宋孝穆拜太師贊拜不名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

居安思危　偃武修文 唐裴晉公以文皇敕起居郎書居安思危四字書于笏以為至戒　周遷輿服雜事曰應仲遠云昔荆軻逐秦王其後謁者持匕首以備不虞從此侍官皆執刀劒漢高偃武修文始制以手板代焉

笏四

原 黻珽 左傳曰袞冕黻珽注珽笏也

葵首 鄭注笏制曰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杼猶殺也終葵首者于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也

增 簪筆 晉志曰古者貴賤皆執笏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侍者乃簪之尚書令僕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

修贄 胡氏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贄而已笏則搢之用以記事不執之以為儀也宇文周乃不修贄而執笏于是攝齊鞠躬之禮廢

橫奏 宋慶歷中知滄州楊偕召還令間日入對凡對必條數十事皆默記于笏上令橫笏以奏之

原 倒執 晉桓溫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王坦之欲于座害之

既見溫坦之汗流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天下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

運笏 禮記曰侍坐于君子欠伸運笏注云長者意欲去也

脫笏 又曰小功不脫笏當事則脫注云悲哀之時不在記事　又詳笏一

增相笏 南唐新書曰李參軍善相笏休咎多驗呼為李相笏嘗相陸遵笏云生子為評事果然

捻笏 又有龍復本者無目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

賜世忠 紹興二年賜韓世忠帶笏狨坐

賜李綱 紹興六年江西制置大使李綱獻太上皇帝所賜象簡詔還以賜綱

移南山 唐李賀詩曰帝前動笏移南山

量西室 維摩居士西室以手板量之得十笏故名方丈室

插手板 昨因有緣事馬上插手板

袖手板 韓愈詩曰行袖手板付丞相

原拄笏看山 王徽

之為桓沖參軍沖謂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答直高視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增執笏教歌 唐宋遜為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妍日執笏簾外唱吟自如

原執版交拜 吳志曰朱治領吳郡時權歷位上將及為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

斂版正色 檀道鸞春秋曰桓玄嘗詣會稽王道子已醉對玄張眼曰桓賊長史謝重斂板正色曰公廢昏立明功高社稷風塵之論宜絕聖聽

增以笏叩額 唐文宗與同平章事宋申錫謀誅宦官王守澄鄭注等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貶為開封司馬申錫望延英門以笏叩額還第

以笏叩額 五代史曰何澤姦佞當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望而頻呼曰真明主真明主

笏書遺稿 唐魏徵薨帝臨朝嘆曰朕比使人至徵家得書一紙乃半稿其可識者曰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

其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謹慎其大略如此朕自思不免斯過公卿大夫宜書于笏庶知過必改也

笏書奏事 宋余靖奉使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為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事一一問之盡而後已

揚笏謂楚客 唐王無競三遷監察御史又改殿中會朝見宰相宗楚客揚再思離位偶語無競揚笏謂曰朝禮不敬

攝笏見直言 唐劉從諫悟子也見賈直言輒衣紫攝笏以兵自衛直言諫悟曰郎少年毋使襲山東態朝服可常著者邪

以笏陳勝負 五代史曰王彥章至京師入見上以笏畫地陳勝負趙巖等劾其不恭勒還第

以笏擊僕隸 宋晏元獻公以笏擊死僕隸出守南京

賈隱林貌偉 唐德宗見賈隱林偉其貌問家世荅曰故范陽節度使循臣從父也帝異之引至卧內隱林以手板畫地陳攻守之計

呂

用之術窮六帖曰唐術士呂用之惲高駢恐術窮見詰乃刻青石手板為龍蛇隱起文曰帝賜高駢使人潛擲几上駢得之大喜

笏五

增詩元趙孟頫題孔道輔擊蛇笏詩曰以笏擊蛇有孔公義與段公擊賊同事之鉅細雖有異正氣憤激生于中偉哉孔公聖人裔豈聽妖邪亂民志即今䃿木一尺強氣象凛凛含風霜子孫守之慎寶藏絕勝象牙堆滿牀

增賦唐王子先笏賦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辨方位垂衣裳制玆手板整乎維綱莫不明有德著才良法天地體陰陽欲其表行見能則外文而內質取其前讓後敬則上圓而下方笏之時義遠矣大矣肅何列其深規郭璞辨其微旨請原為用之本特申建造之始採文竹拔象齒爰謀爰相載考載擬華睆功錯英明卓峙煥飛霞綴流晷殊相逸發奇文秀起五岳備焉四瀆呈矣上及君帝下及庶士或魚鬚而表其章或玉珽以申其美故

能朱紫不奪尊卑咸理懿夫植性端平文理中正間瓊
弁而雪白對華纓而氷淨出入必書俛仰惟敬其在宗
廟即搢而請享其在朝廷即端而受命豈不用捨隨時
物莫之令雖冠冕之貴黼黻之飾徒有備于朝儀孰與
玆而同德
原賛晉王升之笏賛曰慎為德要惟善用光敬上尊賢
貴不踰常用制斯器備對遺忘因事施禮升降有章
增銘唐孫樵笏銘曰靈豸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

公為笏怒虎可噬笏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拄天不側指日不蝕標儀條臆起鯁開直

增表闕名氏謝賜象簡表曰御府分珍煥切磋之文采使軺臨賜新指畫之威儀看山拄頰敢為晉士之清狂上馬設囊豈有唐人之風度執以正容書以待命入趨表著知文竹之非珍傳示子孫庶甘棠之不朽

舄一

增崔豹古今注曰舄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溺也

方言曰履中有木者謂之複舄自關而東謂之複其上單者謂之宛下謂之䩞　三禮圖曰複底曰舄單底曰履又朝服謂之履祭服謂之舄燕服謂之屨　周禮曰天官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注云凡舄之內有屨屨外又加以舄王赤舄下有白黑二舄后玄舄下有赤青二舄但言赤黑特言其尊者耳繶者縫中之紃以赤絲黃絲為緣也句者屨頭之拘謂之絇　輟耕錄曰按屨人注舄有三等赤舄白舄黑

舄也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詩曰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矣所謂玄舄青舄王后祭服之舄也　文獻通考曰梁天監之後諸王朝服有黒舄開國公侯伯子男助祭郊廟有赤舄　唐六典曰凡王公第一品青舄　宋史輿服志曰服通天冠絳紗袍則用黒舄以烏皮為之常服則用白舄以絲為之　元史輿服志曰金攀龍口珉瑁襯釘舄一重底紅羅面白綾托裏如意頭銷金黄羅緣口玉鼻又飾以珍珠金

舄二

增列仙傳曰黃帝葬橋山山崩無尸唯劍舄存　拾遺錄曰秦王子嬰寢于望夷宮夜夢有一人長丈餘鬚鬢絕青納玉舄而乘丹車告云天下當亂王乃殺趙高所夢則始皇之靈所著舄則安期所遺者

舄三

原複下　乾腊　鄭玄注曰複下曰舄　下詳舄一　又釋名曰舄腊也行禮久立地或泥濕故複其末下使乾腊也　鳳文　增龍口　漢武內傳曰元封二年七月七日夜二更之後西王

母降于殿前履鳳文舄 下詳舄一

原金華 增革鞜 曹植七啓曰金華玄舄動趾遺光 揚雄長楊賦曰革鞜不穿服虔注曰鞜舄也

上方賜 家廟藏 蘇軾詩曰上方行賜尚書舄 又曰家廟藏赤舄

舄四

原赤舄 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玄舄** 三禮圖曰皇后褘衣元舄褕翟赤舄鞠衣青履

玉舄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于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于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曰後數年求我于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 又云嶺表菖蒲澗有菖

蒲一節九寸安期服之飛去遺下玉舄

金舄 詩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縞舄 說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履縞舄

文舄 陸績裳衣經曰冬服純青裘履文舄

龍舄 風土記曰衣美奐之輕裘躡光華之龍舄

豹舄 左傳曰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

革舄 風俗通曰孝文身曳弋綈而履革舄

鳧舄 王喬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飛來舉羅張之但得雙舄呈上方識是四年所賜尚書履也

增露舄 韓愈詩曰暄晨躡露舄

墮舄 明皇幸華清貴妃兄錡國忠及三姊皆從別為一隊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國忠導以斂南旗節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籍于道香聞數十里

亂舄 漢中常侍張讓子奉為太醫令與人飲酒輒掣引衣裳發露形體以為戲樂將

羅又亂其舄履無不顛倒

錯舄淳于髡曰州閭之會男女同席合樽促坐履舄交錯

厚舄杜氏幽求曰褒衣博帶髙冠厚舄佩以珠璣結之纓緌

陵舄莊子曰鼃蠙之衣生于陵屯則為陵舄注陵舄車前也言物因水成生于陵阜則化為車前無常形也

萬錢衡波傳曰足屬萬錢之舄

一雙張安國詩曰泰階歷畫郎漂寫日光歸来赤舄几几應一雙宛如遊龍

舄五

增詩宋蘇軾謝人惠方舄詩曰胡韡短靿格粗疏古雅無如此樣殊妙手不勞盤作鳳輕身只欲化為鳧魏風褊儉堪羞葛楚客豪華却笑珠擬學梁家名解脫便于

禪坐作跏趺

增賦唐錢起豹舄賦曰麗哉豹舄文彩彬彬豹則雕虎齊價舄與君子同身故得飛聲入楚見賜留秦曩者何為隱霧而不下今復何幸對雪而迎賓盖因虞者之獲成于匠者之手苟當時以為用雖殺身而何有于以履之美且無度既居下以禦濕亦迎前而啓路花映香塵光生玉步借使登朝廷列臺閣規矩不改會同自若投其迹必陟鴛鴦之行取其文不改犬羊之鞹詩人歌其

事春秋美其名捨則止用則行拂漢齊飛遥分鄴令之術入朝曳響近雜尚書之聲彼糾糾葛屨珊珊珠履一則固窮一則僭起制度首出憲章俱美嘗試談論其兹舄而已士或覽之而言曰象以齒而焚黿以骨而斃況之豹也憑巖穴以逞欲以爪牙而自衛而有用于人竟以皮而戾一朝寢處成此新偉夫斑文散煥毳毛蒙密映鶴氅以迎暉臨翠被以曜質于斯時也不可談悉亦有刻意未參甲秩東郭之曳履長穿王生之結襪何日

思蔚然而一變歌豹舄以自畢　又賦曰豹可為兮鬱矣其文材貫害兮用之楚君用之則邪為舄几几雖工與其飾亦天鍾厥美奢以則之衆目所視異哉惟雜爾巧有詭其制也青葱掩其真赤緫塹其服動容而彩射金屋舉趾而聲傳玉砌諒服翫之惟奇知侈靡之無藝徵夫至理也匪威儀不忒匪古訓是則甚葛屨之失禮同鷸冠之敗德何役智以宣驕乃自躬而刑國噫先王立極念兹在兹服有常度行無越思何爾舄之豹飾雜

珠綺與文狸若昭其泰無乃簡夷是烏也君子歎之觀乎異狀班然周覽霞起煥爾文質當其踐履知我者謂我惡居下流不知我者謂我親承玉趾則知物有所歸天之冥數惟豹作舃殺身思遇惜其有美而來亦以禦寒之故雖雨雪而盈尺俾陽和而在步不然者寧踐于斯路客有感而言其文也何暇其用也何薄當畁步武之間徒異犬羊之鞹飾被已慙于翡翠為裘更美于狐貉別南山之霧以奉進趨同鄞縣之舄願翔寥廓　謝

良輔豹舄賦曰惟兹舄兮稱珍受異質而彬彬其文也合變于君子其用也見美于詩人伊昔大匠未知含章可久栖止隱霧或羣或友且申威以肅殺寧畏險而挺走豈知獻狀于獠者之身入用于屨人之手敏手既至光華增媚兩美必合一朝成器信常功之嘉猷為盡飾之美利茍賞善之在我甘殺身而不慭曲直裁成威儀可覩若向也獸而今也舄諸侯所重楚子之翠被有光王者攸宜周官之赤繶無斁左之右之乍合乍離每唯

命以進退將有翼于威儀擇地而行豈慮泥塗之辱有道則至尚懐文彩之竒故尚書之曳履聲則有音中郎之倒屣義亦為美雖措足以同方豈能文而可紀則知隨時應物順人合度克通夫莫往莫來寔怪于規行矩步滯阜鄉之自惜飛鄴縣之可慕顧賔上國之揩墀冀吾君之一顧夫材俟時而進用時須材以求索彼微獸之有童亦飾躬而制作慕公孫之几几恥滑稽以文錯幸參鵷鸞之行無雜犬羊之鞟若然者則荷夫天衢之

孰對斯文而不怍

靴一

原釋名曰靴本戎服也趙武靈王所作常短靿以黃皮為之後漸以長靿軍戎通服　增晉傳咸表曰涼州民先辦靴從軍之物然後作衣　筆談曰北齊全用戎服長靿靴　文獻通考曰隋文帝聽朝之服有六合靴與貴臣同服　朱子語錄曰隋煬帝出幸因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紫次朱次青皂靴乃馬靴也後世循襲遂為

朝服　唐六典曰平巾幘之服武官及衛官烏皮靴

宋史輿服志曰宋初沿舊制朝履用靴政和更定禮制改𩏂用履中興仍之乾道七年復改用靴以黒革為之大抵參用履制惟加𩏂焉其亦有絇繶純綦大夫以上具四飾朝請武功郎以下去繶從義宣教郎以下至將校技術官並去純底用麻再重革一重裏用素衲氈高八寸諸文武官通服之惟以四飾為別服緑者飾以緑服緋紫者飾亦如之倣古隨裳色之意　又通考曰宋

制天子之服有皁文靴大宴則服之　元史輿服志曰紅羅靴制以紅羅為之高靿　又曰雲頭靴制以皮幇嵌雲朶頭作雲象靿束于脛

靴二

增後魏書曰有人遺趙柔靴數百枚柔與子善明鬻之于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　唐史曰皇甫鎛詔出内帑所餘給

追兵故繒陳絲觸手輒壞士怒焚之裴度奏聞鏄指所著靴曰此内帑所出牢韌可服帝信之　又曰建中初贈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即太后之季父母也上見之方屐而靴

靴三

增加鞠　原織成上詳靴一　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遺足下織成花靴一緉　又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絲織成靴　擊吏　賜軍後周王羆性急有吏挾私陳事自取靴履擊之　後周武帝平陳之後軍士有跣行者帝親脫靴賜之得其死力　增繫錢

用銅 鄭愔掌選贓汙有選人繫百錢于靴上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　輟耕錄太府少監阿嚕奏取黃金三兩為御靴判花用上曰不可因請易以銀而鍍金者上曰亦不可金銀首飾也今民間所用何物對曰用銅上曰可

力士脫　**原賓軌遺** 李白供奉翰林常侍玄宗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恥之摘其詩激楊貴妃帝欲官白輒為妃沮止　唐朱桃椎成都人隱居不仕浮游人間長史賓軌遺以鹿幘麂靴委之地不肯服

增叔通加帶　**馬周加氊** 唐開元中裴叔通以羊皮為靴加以帶子裝束　事物紀原曰唐馬周以麻為靴毅其靿加以靴氊故事不許著入殿省至是加飾乃許也

原毛寶血滿　**增韋斌雪沒** 王隱晉書曰溫嶠討蘇峻參軍毛寶為箭所傷貫股徹鞍及歸營使人拔箭血流滿靴　唐韋斌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會大雪在庭者皆振裾更立斌獨不

徒足雪甚幾至沒靴

靴四

原繡靴　慕容晃與顧和書曰今致足下繡靴一緉　增宋范成大詩曰繡靴畫鼓留花住剩舞春風小契丹

增錦靴　唐李白詩曰青黛蛾眉紅錦靴

石靴　酉陽雜俎曰于闐國刹利市有石靴

銀靴　南唐近事曰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幸每曰我富貴之日為爾置銀靴焉保大初命親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頒賚有等語及前事即日賜銀三十斤以代銀靴

原作靴　北齊書曰鄭太妃初與神武避葛榮同走并州貧困燃馬屑自作靴

賣靴　列仙傳曰文賓太丘人也賣靴為業

虎皮靴　梁蕭琛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王儉與語大悅之

增烏紋靴

黄庭堅謝惠墨詩曰䨴煤漆澤烏紋靴

出門厭

又曰出門厭靴襪

泥土滿

蘇軾詩曰泥土滿靴履

賜進士

宋太平興國二年賜新及第進士諸科綠袍靴笏

賜遺逸

宋祥符四年以河中遺逸劉選為評事賜綠袍靴笏銀帶束帛及五言詩

原換婦人靴

北齊書曰任城王湝為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城外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劫害遺此靴馬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一時稱明察

增抱刺史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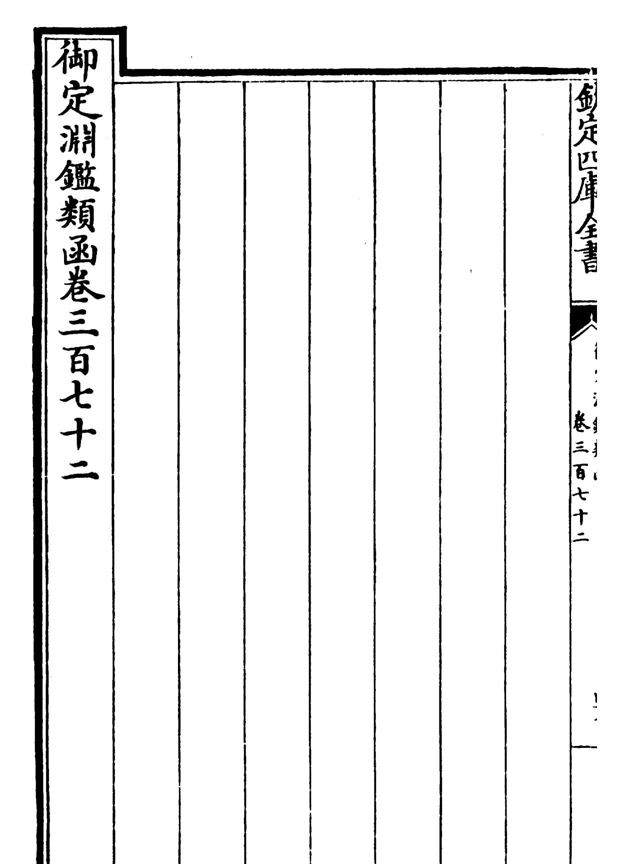
唐崔戎為華州刺史遷東海沂密觀察使民攀留于道不得前乃休傳舍至抱持其靴戎夜亡去

辟支佛靴

酉陽雜俎曰于闐國贊摩寺有辟支佛靴非皮非綵歲久不爛

藍采和靴

藍采和一脚靴一脚跣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二